

重編張仲景傷寒論證治發明溯源集

重編張仲景傷寒論證治發明溯源

虞山錢

姪 楫商舟

訂

門人孫爾鎰玉萬

陽明篇綱領

陽明受病原始

問曰。陽明病外證云何。答曰。身熱汗自出。不惡寒。反惡熱也。

此設爲問答。以別陽明之外證。與太陽不同也。如太

陽中風。則發熱汗出而必惡風惡寒。若陽明中風。雖
同一身熱汗自出。即不惡寒而反惡熱矣。反惡熱者。
以邪入陽明之經也。靈樞陰陽繫日月篇云。辰爲左
足之陽明。巳爲右足之陽明。此兩陽合明於前。故曰
陽明。蓋辰巳之前。午居離位。乃至陽之地。邪并於陽。
陽盛則熱也。故陰陽別論以胃脘之陽。爲二十五陽
之上。所以能運化腐熟。而爲水穀之海也。邪氣入之。
則陽邪熾盛。故不惡寒而反惡熱也。以後凡稱陽明
病者。皆必有此等證。然後可稱陽明病也。

問曰。病有一日得之。不發熱而惡寒者。何也。荅曰。雖得之一日。惡寒將自罷。即自汗出而惡熱也。二

此又設問以辨陽明本經自感之表邪。與太少二陽經之表證迥異也。夫寒邪之在太少二陽經也。有六七日表證仍在者。有八九日不解。表症仍在者。有四五日身熱惡風。項強脇滿者。五六日往來寒熱者。惟陽明本經自感之寒邪。亦由營衛而入。營衛屬太陽。故有一日得之。不發熱而惡寒者。然一日之後。邪入陽明肌肉之分。由漸入裏。故不待解散。其惡寒將自

罷。即自汗出而反惡熱矣。不似太陽傳經之邪。必待
設汗誤下及利小便。或汗不徹。然後轉屬陽明也。

問曰。惡寒何故自罷。荅曰。陽明居中土也。萬物所歸。無
所復傳。始雖惡寒。二日自止。此爲陽明病也。三

此又以明陽明傷寒。入裏而不惡寒之故也。曰惡寒
何故自罷。曰陽明之經。在太少二陽之間。胃爲陽明
之府。又在心肺之下。腎肝之上而居中。與脾臟以膜
相連而爲表裏。猶大地居天之中。故爲中央土也。土
爲萬物之所歸。邪氣入胃。不比在經之邪。而能遊行

傳徧至此而無所復傳。惟有攻下之法而已。經所謂
土鬱則奪之也。故始初之一日。尚在表而惡寒。至二
日漸入陽明之裏而自止。此爲陽明之裏證也。然邪
氣初到陽明。何以即入裏乎。曰若分而言之。則太陽
有經。故外以經脈爲表。內以膀胱爲裏。是以裏證少
而表證多。陽明亦有經。故亦以經脈爲表。而以胃腑
爲裏。裏證多而表證少。所以太陽治表之法居多。其
治裏之法。惟五苓散而已。陽明治裏之法居多。其治
表之法。惟葛根湯而已。然葛根湯之治表。亦必藉太

陽之麻黃桂枝方能發表。以邪從營衛而入。必由太陽故也。若以大概言之。則太陽專主乎表。必因誤治而入裏。陽明專主乎裏。六經之邪皆可歸入。入則無所復傳。而成陽明下證。故謂之萬物所歸也。二日自止者。即內經熱論所云。一日巨陽受之。二日陽明受之之謂也。然此亦陽明之大意。立法之常經。猶未盡其變也。若在經之邪。至入裏之候。或遲或速。其不齊正未可量也。

問曰。何緣得陽明病。答曰。太陽病。若發汗。若下。若利小

便。此亡津液。胃中乾燥。因轉屬陽明。不更衣。內實大便難者。此名陽明病也。四

此又以明邪在太陽。因誤治而傳入陽明之裏也。曰。因何緣故而得陽明病乎。曰。太陽病。若誤發其汗。或早下之。及利其小便。皆足以喪胃中之津液。損胃陽之真氣。使熱邪乘虛入裏。故爲亡津液而胃中乾燥。因熱邪轉屬陽明胃經。故使不更衣。更衣者。凡貴人大便後。必更換所服之衣。故稱大便曰更衣。不更衣。則內實而大便難。此名陽明病也。不曰不大便有燥。

屎。而曰不更衣大便難者。緩詞也。言此不過無津液而大便難。非若正陽陽明之熱邪實於胃。有燥屎而譫語潮熱不大便也。故一以小承氣和之。一以大承氣攻下之也。不大便則絕不能大便。今曰大便難。則猶欲大便。而但覺難也。

本太陽初得病時。發其汗。汗先出不徹。因轉屬陽明也。五言寒邪初入太陽。因邪氣在表而發其汗。汗多固嫌于太過。然汗少亦爲不及。不及則汗不徹而留邪內入。由太陽轉屬陽明矣。此示人以太陽傳入陽明之

故也

傷寒轉繫陽明者。其人漈然微汗出也。六

轉者。以此轉屬于彼。即傳經之謂也。繫連屬也。漈然。漈漈然微汗潤濕之貌。言以無汗之傷寒。纔入陽明。即漈然微汗而現陽明經證矣。此示人以驗邪入陽明之候也。

傷寒發熱無汗。嘔不能食。而反汗出漈漈然者。是轉屬陽明也。七

寒邪在表。則發熱無汗。寒邪在胃。則嘔不能食。皆太

陽寒傷營之表證也。以無汗之傷寒而反汗出漉漉然者。是太陽之絰邪。失治而轉屬陽明。以陽明病法多汗。故反漉漉然汗出也。

陽明病欲解時。從申至戌上。

此槩言陽明病欲解之愈時也。陽明者。兩陽合明也。至真要大論帝曰。願聞陰陽之有三也。何謂岐伯曰。氣有多少異用也。帝曰。陽明何謂也。曰。兩陽合明也。曰。厥陰何謂也。曰。兩陰交盡也。天元紀大論云。帝曰。何謂氣有多少。鬼臾區曰。陰陽之氣。各有多少。故曰。

三陰三陽也。以愚意測之。庖犧氏之作易也。陰陽各一太少耳。惟人身之經脉有三。故帝亦不知而有此問也。其所以謂之多少異用者。蓋以少爲陰陽之初生。故謂之少。太爲陰陽之盛極。故謂之多。少則其氣必盈。陰盈則陽必虧。陽盈則陰必虧。故其用異。太則其氣必虧。陰虧則陽必盈。陽虧則陰必盈。故其用亦異也。是故陽明者。太少兩陽合明之盈氣。厥陰者。太少兩陰交盡之盈氣也。若以經脉言之。陰陽離合論云。少陰之上。名曰太陽。太陰之前。名曰陽明。厥陰之

表。名曰少陽。蓋以三陽居三陰之上而在外。陽明又
在二陽之間。居身之前。其太少之氣。各有多少。至陽
明兩陽並合。而爲盛陽。故曰陽明。又云。中則爲陰。其
衝在下。名曰太陰。太陰之後。名曰少陰。少陰之前。名
曰厥陰。三陰居三陽之下而在內。厥陰又在二陰之
中。居身之下。其太少之氣。亦各有多少。至厥陰兩陰
交盡而爲至陰。故曰厥陰。靈樞陰陽繫日月篇云。足
之十二經。應十二月。合之於脉。則辰者三月。主左足
之陽明。巳者四月。主右足之陽明。此兩陽合於前。以

上半年爲三陽之所屬。而陽明又居於太陽少陽之中。故曰兩陽合明也。又曰戌者九月。主右足之厥陰。亥者十月。主左足之厥陰。爲兩陰之盡。以下半年爲三陰之所屬。而厥陰又居於太陰少陰之間。故曰兩陰交盡。而仲景以從申至戌爲陽明之旺時者。是不以經脉言。而以陽氣之生旺言也。夫寅卯爲陽氣初出而發生。故爲少陽。巳午爲陽氣盛長而暢達。故爲太陽。至申酉而陰已長成。收氣雖至。正陽極之時。如初秋之收氣已至而炎暑未除。熱氣猶盛。此正太少

兩陽之所歸。故胃雖六月之未土。而大腸又兼謂之陽明燥金也。至戌而爲陰盛剝陽之時。一日之氣亦同。故其氣不能更旺于戌。故曰戌上。

陽明上中下三篇綱領

問曰。病有太陽陽明。有正陽陽明。有少陽陽明。何謂也。
答曰。太陽陽明者。脾約是也。正陽陽明者。胃家實是也。
少陽陽明者。發汗利小便已。胃中燥煩實。大便難是也。
此又設問以明邪入陽明之證治。各有不同。有太陽
之邪。初入陽明境界。仍當用太陽治表之法者。如用
桂枝湯。麻黃湯。及葛根湯。桂枝加葛根湯者是也。有
邪雖深入陽明。太陽症猶未罷而不可下者。有邪在
太陽。誤汗吐下。更利其小便。致胃中亡津液而乾燥。

大便難而爲脾約者是爲太陽陽明有邪入陽明之裏。旣無太陽未罷之證。又無傳入少陽之兼證。乃陽明中土。萬物所歸。無所復傳。而爲胃實攻下之證者。是謂正陽陽明。有陽明之邪。或太陽之邪傳入少陽。但見少陽一症。便不可汗吐下。止以小柴胡湯和之者。有邪氣旣在少陽。因誤發其汗。利其小便。令胃中津液乾燥煩實。乃邪氣復歸陽明。而大便難者。皆謂之少陽陽明。此三節。乃陽明三篇之綱領。今卽以此三節。分置三篇之前。以三節之所屬。分隸其下。以便

檢閱其解各見本條之下

陽明風寒辨證

陽明病能食者爲中風。不能食者爲中寒。十

能食爲中風者。風性雖溫而客熱不能殺穀。然合胃熱則能消穀善飢。故能食也。不能食爲中寒者。寒邪在胃。則不化不納。故不能食也。前太陽以營衛分風寒。此以能食不能食爲辨者。何也。豈陽明本經自受之邪。不由營衛乎。曰。非也。前得之一日。不發熱而惡寒。非營衛而何。且有陽明病而用麻黃湯桂枝湯者。非由營衛而入乎。靈樞邪氣臟腑病形篇云。諸陽之

會皆在於面。方乘虛時及新用力。若飲食汗出。腠理開而中於邪。中於面。則下陽明。中於項。則下太陽。中於頰。則下少陽。陽明居身之前。雖主肌肉。亦必待腠理開而中於邪。邪氣由外而入。安得不由營衛乎。然仲景不以營衛立辨。而以能食不能食爲別者。以太陽居身之表。爲最外一層。脈證疑似。表裏參錯。千蹊萬徑。變幻無窮。最難察識。非營衛無以爲辨。故不得已而用之。至邪入陽明。內關胃氣。即以能食不能食證之。風寒判然。何等明白。何等顯易。一言破惑。智愚

蓋曉何快如之。又何必喋喋於極難辨別之營衛乎。
此仲景立法之所以妙也。

辨誤 此條本所以別陽明本經自感之風寒。而條
辨謂是太陽傳來之辨驗。非陽明自中而然也。不知
太陽有經。陽明亦有經。若果自太陽傳來。則仲景已
有明訓曰。太陽得病時。汗先出不徹。因轉屬陽明。又
曰。傷寒發熱無汗。嘔不能食。而反汗出濇濇然者。是
轉屬陽明也。又曰。傷寒轉繫陽明者。其人濇然汗出
也。觀此條之語氣。以能食不能食辨別風寒。猶爲初

症豈非陽明經之自感乎。至於中風中寒之稱。方氏又謂中寒即傷寒之互詞。中傷二字之於風寒。亦從來之通稱。通篇雖無傷風一說。然以中寒論之。則中風得稱傷風。亦可推也。此說雖近似有理。然仲景立法垂訓。寧肯模糊籠統。使後人于暗中摸影邪。愚攷之論中。自太陽篇中。至三陰諸證。凡寒邪爲病。無不稱傷寒者。此條爲陽明綱領。獨有中寒二字。已白不同。後節條目中。更有陽明病若中寒不能食。及陽明病不能食。攻其熱必噦。胃中虛冷故也。陽明脈遲。食

難用飽。諸證皆陽明中寒也。蓋傷則邪入猶淺。中則邪入較深。所以即能傷犯胃氣而不能食也。試觀太陽誤治。乘虛陷入。不痞結于胸中。即入裏而傷胃。何況陽明本經受邪。入胃尤爲易便。故有得之一日。不發熱而惡寒。二日惡寒自罷。即便汗出而惡熱。從可推矣。蓋風之中人也。僅傷於衛。寒之傷人也。已傷其營。俱爲在表之邪而已。至失治誤治。方得入裏。若寒邪之中。氣已達內。非復風邪之中人可比。是以六經條下。風必稱中者。風本陽邪。性溫而緩。必待中而後

能傷衛。若傷風。不過鼻塞聲重。以嚏而已。豈得與傷寒並時乎。寒本陰邪。其性鋒銳。傷之則透衛入營。中之則內犯胃氣。而不能食矣。至三陰證中。仲景雖不言中。而太陰之嘔吐自利。腹滿而痛。少陰之脈沈足冷。吐利煩躁。身踈四逆。厥陰之嘔吐涎沫。下利清穀。以至囊縮等證。豈非後人之所謂直中乎。然則中傷二字。方氏既有箭中刀傷之喻。而又謂之通稱之互詞。然歟否歟。

陽明上篇

太陽陽明證治第十一

陽明中風

陽明病。脈遲。汗出多。微惡寒者。表未解也。可發汗。宜桂枝湯。十一

邪在太陽。則以浮緩爲中風。陽明已在肌肉之分。與太陽稍異。故不曰緩而曰遲。所謂遲者。非寒脈之遲。乃緩脈之變稱也。又非中寒之陽明脈遲也。若陽明脈遲。即不能食矣。下文陽明中風者皆能食。但此條

以風邪在太陽之表。仍是風傷衛分。故不言能食而亦以桂枝湯主之也。汗出多者。太陽中風。已是陰弱而汗自出矣。而陽明證。又法當多汗。二證兼併。故汗出多也。太陽中風本惡寒。邪入陽明。當不惡寒而反惡熱矣。今風邪尚在太陽衛分。故仍惡寒。但邪氣已屬陽明。故雖惡寒而亦微也。然汗出已多。邪氣當解而不惡寒矣。以汗多而仍惡寒。是以知太陽之表證尚未解也。故云可發汗。宜桂枝湯。

太陽病。項背強。尺脈反汗出惡風者。桂枝加葛根湯主

之三

舊注云。凡凡伸頸之貌。動則伸頸搖身而行。項背強者。動則如之。此成氏之說也。夫項背已強縮而不得伸。又安能伸頸搖身而行乎。凡凡按字義本屬象形。言鳥之短羽者。飛則凡凡然。所以形容病人之頸項俱病。俛首不能自如之貌。蓋因太陽之經自頭而行于背。故項強。陽明之經自面而行于身之前。故頸病。靈樞經脈篇云。足太陽之脈其直者從巔入絡腦。還出別下項。挾脊抵腰中。足陽明之脈旁約太陽。循頤。

後出大迎。循夾車。過客主人。循髮際。其支者下人迎。循喉龍入缺盆。以二經並皆受邪。故頸項皆病。所以不得引伸而兀兀然也。此條與陽明傷寒之兀兀無汗惡風者。互相對待。彼以太陽寒邪初入陽明。其無汗惡風之太陽表證仍在。故以有麻黃之葛根湯主之。此以太陽風邪初入陽明。其汗出惡風之太陽表證仍在。故以桂枝加葛根湯主之。蓋無汗惡風。及汗出惡風。皆太陽中風傷寒之見證。惟兀兀爲頸病。故屬陽明。以太陽證多。陽明證少。故仍謂之太陽病。而

各以傷寒之麻黃中風之桂枝爲主治。而加入葛根以解陽明初入之邪也。夫陽明本多汗。太陽中風亦自汗出。此以太陽中風傳入陽明。本當汗出而謂之反者。非陽明中風不應汗出而曰反也。蓋因陽明傷寒條下有八八無汗惡風。故此曰反汗出也。

桂枝加葛根湯方

葛根

四兩

桂枝

三兩

芍藥

二兩

生薑

三兩

大棗

十二枚

甘草

二兩

右六味。以水一斗。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如桂枝湯

法

於桂枝湯方內。加葛根三兩。餘依桂枝湯法

辨誤 按太陽陽明八八證二條。其治反汗出惡風
既名之曰桂枝加葛根矣。無汗惡風者。乃傷寒初入
陽明。故仍用麻黃湯之汗泄。而加入葛根。以解陽明
初入之經邪。本當名之曰麻黃加葛根湯。兩方並峙
則風寒各異。自無交互舛錯之病矣。不意但名之曰
葛根湯。其名義稍覺模糊。致後之昧於理者。攪亂錯
雜。以桂枝湯中之芍藥。誤入有麻黃之葛根湯中。芍

藥乃斂陰收汗之藥。豈宜用之於無汗惡風之傷寒。至以葛根湯中之麻黃。誤入桂枝加葛根湯中。豈反汗出者之所宜。況太陽中風本自汗出。陽明又多自汗。寧可更用麻黃。又發其汗乎。恐不止於津液枯竭。而有亡陽之禍矣。前注皆失於覺察。相沿傳習。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故特拈出。以辨千載之誤。

陽明病。脈浮而緊者。必潮熱。發作有時。但浮者。必盜汗出。
十三

邪在太陽。以浮緊爲寒。浮緩爲風。在陽明則緊爲在

裏浮爲在表。脉浮而緊者。言浮而且緊也。謂邪雖在經。大半已入于裏也。邪入於裏。必發潮熱。其發作有時者。陽明氣旺于申酉。故日晡時潮熱也。潮熱則已。或可下之證矣。但脉尚兼浮。則爲表邪未盡。猶未可下也。若但浮者。風邪全未入裏。其在經之邪未解。必盜汗出也。陽明本多汗多眠。故有盜汗。然不必陽明始有盜汗。如太陽上篇脉浮而動數。因自汗出之中風。即有盜汗。蓋由目瞑則衛氣內入。皮膚不闔。則盜汗出矣。此示人當以脉症辨認表裏。未可因潮熱而

輕用下法也

陽明病。但頭眩。不惡寒。故能食而咳。其人必咽痛。若不
欬者。咽不痛。十四

但頭眩者。熱在上也。不惡寒。即陽明篇首所謂不惡
寒。反惡熱之義也。能食。陽明中風也。咳者。熱在上焦
而肺氣受傷也。中風之陽邪壅於上焦。故咽門必痛
也。若不咳者。上焦之邪熱不甚。故咽亦不痛。此條純
是熱邪。當與陽明中寒之不咳不嘔。手足不厥。頭不
痛一條。兩相對待。蓋示人以風寒之辨也。

脉浮發熱。口乾鼻燥。能食者則衄。

十五

脉浮發熱。邪在表也。口乾鼻燥。陽明之脉起于鼻之交頰中。下循鼻外。上入齒中。還出挾口環唇。下循喉嚨。入缺盆。熱論云。陽明主肉。其脉挾鼻絡於目。故身熱目疼而鼻乾不得卧也。能食者。陽明中風。熱邪能殺穀也。陽明鬱甚。不得汗泄。逼血妄行而出于上焦清竅也。

陽明病。口燥。但欲漱水不欲嚥。此必衄。

十六

口燥者。熱在上也。但欲漱水不欲嚥者。邪熱未入于

胃也。若熱邪入胃。則必渴欲飲水。今但漱而不欲嚥。是邪未入裏。陽邪獨盛於上。故迫血妄行而上溢。所以必衄也。

若渴欲飲水。口乾舌燥。白虎加人參湯主之。十七

承上文言不但口燥。若口乾舌燥。且渴欲飲水者。方是邪熱歸胃。胃中熱燥而津液枯涸也。當清胃熱而滋養其津液。故以白虎加人參湯主之。

若脈浮發熱。渴欲飲水。小便不利者。猪苓湯主之。十八
脈浮發熱。太陽表邪猶未解也。渴欲飲水。當屬胃熱。

若渴欲飲水而小便不利者。仍是足太陽膀胱之裏證。非胃中熱燥也。蓋膀胱爲州都之官。津液藏焉。太陽熱邪歸腑。則熱聚膀胱。氣化失常。下焦之氣液不得上騰。故渴欲飲水。下焦之地氣旣不得升。則上焦之肺氣不降。是無高源之水矣。水熱穴論云。腎爲本而肺爲末。膀胱者腎之府也。本末不相通。故渴而小便不利也。若邪氣止在太陽一經而內犯膀胱者。仲景必以五苓散治之矣。若太陽上篇之中風發熱。六七日不解而煩。渴欲飲水。水入則吐者。又如太陽中

篇發汗已。脈浮數煩渴者。又如本以下之故。心下痞。與瀉心湯痞不解。其人渴而口燥煩。小便不利者。皆以五苓散主之。此條因是太陽陽明兼證。且陽明乃兩陽合明。至陽之腑。又中風而非中寒。故不宜用桂。但以猪苓湯滲泄膀胱之熱邪。使陰陽升降。氣液通行。邪可分消矣。

猪苓湯方

猪苓

去皮

茯苓

甘膠

滑石

嫩者研細

澤瀉

已上各二兩

右五味。以水四升。先煮四味。取二升。去滓。內下阿膠。烱消。溫服七合。日三服。

猪苓及茯苓澤瀉。義見五苓散論中。滑石者。十劑中之通劑也。李時珍曰。滑石利竅。不獨小便也。上能利毛腠之竅。下能利精溺之竅。蓋甘淡之味。先入於胃。滲走經絡。遊溢精氣。上輸于脾。肺爲水之上源。下通膀胱。津液藏焉。氣化則出。故滑石上能發表。下利小便。爲蕩熱燥濕之劑。阿膠乃濟水之伏流。陰水也。能清肺益陰。用此水以攪濁水則清。蓋濟水質清而性

重。其性趨下故也。成氏謂阿膠之滑以利水道。不知何所攷據。

陽明病。汗出多而渴者。不可與猪苓湯。以汗多胃中燥。猪苓湯復利其小便故也。十九

陽明病。法當多汗。若汗出多。則胃中之津液已外泄矣。其渴固所宜然。且又無小便不利之證。故不可與猪苓湯。何也。以汗出既多。則胃中之津液枯燥。若更與猪苓湯復利其小便。是又下竭其津液矣。焉得不爲脾約乎。當滋其津液。渴自止矣。

病人煩熱。汗出則解。又如瘧狀。日晡所發熱者。屬陽明也。脈實者宜下之。脈浮虛者宜發汗。下之與大承氣湯。發汗宜桂枝湯。

二十

此亦太陽入陽明之辨證法也。言病人煩熱。至汗出而後解者。又或如瘧狀。必至日晡時發熱者。即潮熱也。如此。則邪氣已屬陽明矣。然表裏之分。當以脈辨之。若按其脈而實大有力者。爲邪在陽明之裏。而胃實。宜攻下之。若脈浮虛者。即浮緩之義。爲風邪猶在太陽之表而未解。宜汗解之。謂之浮虛者。言浮脈按

之本空。非虛弱之虛也。若虛弱則不宜于發汗矣。宜詳審之。脉實者下之。以其胃熱。故宜與大承氣湯。浮虛者汗之。以其風邪未解。故宜與桂枝湯。

陽明病。脉浮而緊。咽乾口苦。腹滿而喘。發熱汗出。不惡寒。反惡熱。身重。若發汗則燥。心憤憤。反譫語。若加燒針。必怵惕煩躁不得眠。若下之。胃中空虛。客氣動膈。心中懊惱。舌上胎者。梔子豉湯主之。三一

脉浮爲邪在陽明之經。緊則入于裏矣。解見上文第十三條。胃開竅於口。咽則胃之門戶也。邪熱在胃。故

咽燥口苦而腹滿也。喘者。腹滿而脹。氣不得息。非肺家之痰喘。即陰陽應象論所謂身熱喘麤也。發熱汗出。陽明表證也。不惡寒反惡熱。邪入陽明之本症也。腹滿身重。本屬太陰。經云。脾胃以膜相連。邪熱在胃。陽明胃腑受病。則太陰脾土亦病。故身重也。表裏皆有邪。若治其表。而以辛溫發汗。則亡津液而胃中熱燥。必使心神憤憤。反增譫語。若以燒針取汗。則陽邪受火。愈增煽動。故心神爲之怵惕驚恐。陽盛而煩。陰虛而躁。故不得眠也。若下之。則表邪未解。裏邪未寬。

徒傷胃氣。曰胃中空虛者。非謂胃中之水穀盡出。乃胃中之陽氣空虛也。正氣虛而客邪動于膈間。故心中懊懣。懊懣者。若有所憂悶。悔恨然也。但云舌上胎而不言其色與狀者。以意揆之。當是邪初入裏。胃邪未實。其色猶未至於黃黑焦紫。必是白中微黃耳。邪氣初入。既不可汗下。而燒針又非陽邪所宜。邪在膈間。治無他法。不得已而用高者越之之法。故以梔子豉湯主之。

陽明病下之。其外有熱。手足溫。不結胸。心中懊懣。飢不

欲食。但頭汗出者。梔子豉湯主之。

三

雖誤下之。而外仍有熱。是邪氣猶在外也。四支爲諸陽之本。而稟氣于胃。誤下之。而手足尚溫。是胃氣未傷。而邪未入陰也。不結胸。邪未盡陷也。心中懊懣。飢不能食。但頭汗出者。熱客胸中。虛邪攪擾於膈間也。頭爲諸陽之會。陽邪鬱蒸於上。陰陽之脈絡不得相輸。故但頭汗出。而身無汗。所謂剗頸而還也。當用梔子豉湯。以吐胸中之邪。吐則并可得汗。而解外也。陽明中風。口苦咽乾。腹滿微喘。發熱惡寒。脈浮而緊。若

下之則腹滿小便難也

二三

口苦咽乾。腹滿微喘。即上文咽燥口苦。腹滿而喘也。脉浮而緊。亦與上條同義。上文發熱汗出。不惡寒而反惡熱。邪入陽明已深。以其經邪未解。故不可下。此條尚發熱惡寒。則知太陽之經邪亦未解也。庸可下乎。若早下之。則胃氣空虛。表邪陷入而腹更滿。陽氣虛損。三焦不運。氣化不行。津液不流而小便難矣。

陽明中風。脉弦浮大而短氣。腹都滿。脇下及心痛。久按之。氣不通。鼻乾不得汗。嗜臥。一身及面目悉黃。小便難。

有潮熱。時時噦。耳前後腫。刺之小差。外不解。病過十日。脈續浮者。與小柴胡湯。脈但浮無餘證者。與麻黃湯。若不尿。腹滿加噦者。不治。二十四

脈弦。少陽風木之邪也。浮爲風邪在表。大則陽明熱邪在裏矣。腹滿。陽明裏證也。腹都滿。言徧腹皆滿也。滿甚而氣不得通。故短氣也。脇下及心痛。即少陽篇所謂胸脇滿痛也。少陽之脉合缺盆。下胸中。貫膈絡肝屬胆。循脇裏。故脇下及心胸間皆痛也。久按之氣不通者。言不按已自短氣。若久按之。則氣愈不通。蓋

言其邪氣充斥也。鼻乾。陽明之脈絡於鼻也。邪入陽明。法多汗。不得汗。則陽明之經邪愈不得泄矣。嗜卧。陽明裏邪也。蓋邪在陽明之表。則不得卧。邪在陽明之裏。則嗜卧也。一身及面目悉黃。因不得汗泄。熱邪不能發越。而陽明瘀熱在裏故也。小便難者。邪熱閉塞。三焦不用。氣化不行也。若小便利。則不能發黃矣。潮熱。陽明裏實也。時時噦者。邪熱傷胃。胃氣不通。氣逆而作呃忒也。耳前後腫。雖三陽之脈絡皆至耳。陽明之脈已見前第十二條。然少陽之脈起於目銳眦。

上抵頭角。下耳後。其支者從耳後入耳中。出走耳前。風熱上壅。故前後皆腫也。刺之小差者。刺少陽陽明之絡。則熱邪暫泄。經氣稍通。故腫處小差也。裏證如此深重。則外證亦可以已矣。若外證猶未解者。是邪未盡入也。病情至此。其脈當不浮矣。既有外證未解。病過十日。而其脈續見浮者。則陽明裏邪有向外復出之機。重歸少陽之經。故與小柴胡湯和解之。以引出其半表半裏之邪。若脈但浮。浮爲邪氣在表。且從前諸餘症悉無者。是邪盡還表。復出太陽營衛之間。

矣。治之無難。一汗而愈矣。故重與麻黃湯。然治中風而
以麻黃湯者。以邪氣重大深入。致腹滿發黃。潮熱
不得汗。小便難之劇證。非後桂枝湯可歡。粥汗解之
症矣。況陽明本應多汗。今不得汗而脉浮。故以麻黃
湯發其汗。經所謂開腠理。致津液。通氣也。若邪不復
外出而鬱於裏。則大氣不得升降。津液不得流行。而
三焦之氣化絕。故不尿。中氣閉塞而腹滿甚。胃陽敗
絕而加噦者。乃必死不治之證。故無治法也。

中風脾約

太陽陽明者脾約是也

太陽陽明者言病在太陽無論中風傷寒因誤治失治而傳入陽明或已傳陽明而太陽證猶未罷者若發汗若下若利小便亡津液而胃中乾燥大便難者遂爲脾約也脾約以胃中之津液言胃無津液脾氣無以轉輸故如窮約而不能舒展也經脈別論云飲入于胃遊溢精氣上輸於脾脾氣散精上歸於肺通調水道下輸膀胱水精四布五經並行陽明脉解云

脾病不能爲胃行其津液。四支不得稟水穀氣。氣日以衰。蓋水穀入胃。脾主爲胃行其津液。散精四布。以滋養灌漑。夫一身內外者也。若汗吐下及利其小便。竭其胃中之精液。使脾氣無精氣可散。絕上下之轉輸。而爲屯膏之吝。故謂之約。所謂脾約者。非但下文浮瀦相搏。方謂之脾約也。歷來注家。但見此條中有其脾爲約句。皆指以爲脾約。其餘無此句者。遂不曉矣。不知凡太陽陽明證。不論中風傷寒。因誤吐誤汗誤下。及利其小便。致胃中津枯而大便難者。皆謂之

脾約非獨麻仁丸一條而已也。故成注云。如論中之
太陽病。若吐若下。若發汗後微煩。小便數。大便因硬
者。與小承氣湯。即是太陽陽明脾約病也。觀此。則知
正陽陽明。乃熱邪宿垢實滿於胃。故曰胃實而有蕩
滌之劑。太陽陽明。因胃中津液枯燥。脾氣無精可散。
腸胃枯澀。故曰脾約。所以僅有和胃潤燥之法。義詳
下文。其脾爲約句。下辨誤中。此不多贅。但看胃實與
脾約二義。一責之脾。一責之胃。命名立義。涇渭迥殊。
寧可溷爲一例邪。

太陽病。寸緩關浮尺弱。其人發熱汗出。復惡寒。不嘔。但心下痞者。此以醫下之也。其不下者。病人不惡寒而渴者。此轉屬陽明也。小便數者。大便必鞭。不更衣十日無所苦也。渴欲飲水。少少與之。但以法救之。渴者宜五苓散。
主五

緩浮弱。皆言脈之虛也。寸爲氣口。緩則胃氣虛。關主中州。浮則無力。乃脾土弱也。尺爲命門。弱則真陽衰矣。皆誤下所致。乃下截醫下之之張本也。發熱汗出。復惡寒者。太陽中風之表證猶未除也。不嘔則邪未

入少陽。且胸爲太陽之分。不嘔則邪不在胸。因邪陷入裏。故但心下痞也。若此者。皆以表邪未解之時。爲醫誤下之所致也。如其未經誤下者。必無邪陷之變。病人不惡寒而渴者。此太陽之邪轉屬陽明也。若更小便數。則津液下滲。故知大便必硬。然以小便數。又知其裏無大熱。不過因汗出小便數。以致津液枯燥而成脾約耳。裏無熱邪。但有宿食。雖不更衣十日。無所苦也。若渴欲飲水。乃胃中津液少。非胃熱也。當少少與之。以潤其涸燥。多則恐無熱以消之也。但以法

救之句。所包者廣。非一法也。如壞病所謂隨證治之。以法治之之意也。若不大便。則以小承氣湯和胃。若津液虛竭。則以白虎加人參湯救津液之類。皆救法也。當因時制義可也。渴用五苓散。曰宜而不曰主之者。謂可用則宜用也。言假如既非陽明熱實之證。渴欲飲水而水不能止其渴。非胃熱也。如太陽上篇大汗出。胃中乾。煩燥不得眠。欲得飲水者。少少與之。胃和則愈矣。若飲水不止。當仍是太陽之邪。內犯膀胱。下焦氣化不行。不能蒸騰其氣液上升而爲津唾。故

渴也。所以宜五苓散。

陽明病。本自汗出。醫更復發汗。病已差。尚微煩。不了了者。此大便必硬故也。以亡津液。胃中乾燥。故令大便硬。當問其小便日幾行。若本小便日三四行。今日再行。故知大便不久出。今爲小便數少。以津液當還入胃中。故知不久必大便也。二十六

言脾約本因津液枯竭。非熱邪燥結可比。未可輕下。更傷元氣也。病在陽明。本自汗出。醫更重發其汗。病雖已差。尚微覺煩悶。其語言神志。若有所不了了者。

此內中大便秘故也。無他。皆以汗出過多。內無津液。胃中乾燥。遂爲脾約。故令大便秘也。然且勿輕下。當問其小便。每日幾行。若本小便日三四行。今日僅再行。故知大便不久出。何也。今爲小便較前日所行之數。已少其半。是下焦之氣。能蒸騰上行。津液當還入胃中。自能潤其枯燥。故知不久必大便自出也。

陽明病。自汗出。若發汗。小便自利者。此爲津液內竭。雖硬不可攻之。當須自欲大便秘。宜密煎導而通之。若土瓜根。及與大猪膽汁。皆可爲導。

言陽明病已自汗出。若又發其汗。小便又自利者。此爲滲泄之極。使胃中之津液內竭。然大便雖硬。其小便自利。則知裏無熱邪。不可攻之。當須自欲大便而不可得。宜用蜜煎法導而通之。若土瓜根及大猪膽汁。皆可潤導。

蜜煎導法

白蜜七合。一味入銅銚中。微火煎老。試其冷則硬。勿令焦。入猪牙皂角末少許。熱時手捻作挺。令頭銳根凹。長寸半者三枚。待冷硬。蘸油少許。納穀道中。其次

以銳頭頂凹而入。三枚盡。以布著手指抵定。若即欲大便。勿輕去。俟先入者已化。大便急甚。有旁流者出。方去手。隨大便出。

猪膽導法

極大猪胆一枚。用蘆管長三寸餘。通之。磨光一頭。以便插入穀道。用尖鋒刀刺開胆口。以管插入膽中。用線紮定管口。抹油。撚入穀道。插盡蘆管。外以布襯手。用力捻之。則胆汁盡入。方去之。少頃。大便即出。

陽明病。其人多汗。以津液外出。胃中燥。大便必硬。硬則

譏語。小承氣湯主之。若一服譏語止。更莫復服。三八

此條雖無小便自利之津液下走。然汗多則津液之枯。一也。故胃中燥。大便必硬而爲脾約也。至硬則譏語。比前不同矣。前大便雖硬。皆未譏語。此獨譏語者。以胃中少有熱邪。導法止入穀道。不由胃中而下。不能逐熱。故以小承氣湯和之。所以一服譏語止。即禁止之。曰更莫復服。蓋以此小實熱。不須峻下。故中病即止。恐復服則再傷津液。損壞元氣。所以叮嚀戒謹如此。

發汗多。若重發汗者。亡其陽。譏語脉短者死。脉自和者不死。二十九

夫陽者。氣也。汗者。營血中之陰液也。陽氣鼓動。陰液外泄而爲汗。陰液外泄。則陽氣隨之而散亡矣。此言太陽受病之時。已多發其汗。若邪轉陽明。又重發其汗。發之不已。以致陽氣隨汗而喪亡。故曰亡其陽。神者。陽之靈也。陽亡則神散而不守。陰者。胃中之津液也。汗多則陰竭而胃燥。故譏語也。脉者。氣之先。血之府也。脉之動。陽氣鼓之也。陽亡陰竭。故脉短促而死。

也。但言亡其陽而不及陰者。重陽氣也。其獨重陽氣者。何也。蓋無陽則陰無以生也。若汗雖多而脉自和者。則真元未散。陽氣猶未亡也。故曰不死。雖云不死。然亦危矣。

脉浮而芤。浮爲陽。芤爲陰。浮芤相搏。胃氣生熱。其陽則絕。
三十

此二條。總結上文汗下。及利小便。亡津液而致脾約之見證也。浮爲陽邪盛。芤爲陰血虛。搏聚也。浮芤並見。故曰浮芤相搏。陽邪盛則胃氣生熱。陰血虛則津

液內竭。故其陽則絕。絕者。非斷絕。敗絕之絕。言陽邪獨治。陰氣虛竭。陰陽不相爲用。故陰陽阻絕而不相流通也。即生氣通天論所謂陰陽離決。精氣乃絕之義也。注家俱謂陽絕。乃無陽之互詞。恐失之矣。

趺陽脉浮而濇。浮則胃氣強。濇則小便數。浮濇相搏。大便則難。其脾爲約。麻仁丸主之。三十一

趺陽。足趺上動脉也。又名衝陽。胃脉也。浮爲陽脉。趺陽浮。則陽邪入胃。而胃中熱。故曰胃氣強。非胃陽之正氣強也。濇爲陰脉。趺陽濇。則津液熱燥。而小便短。

數故云小便數。非氣化行而津液多之類數也。浮瀋兩相搏聚。則知胃氣熱而津液枯矣。所以大便難而其脾爲約也。所謂脾約者。胃無津液。脾氣無精可散而窮約也。脾既無精可散。胃終熱燥而大便難。故當以通腸潤燥爲治。而以麻仁丸王之。

麻仁丸方

麻子仁

二升

杏仁

一升

芍藥

半斤

厚朴

一斤

枳實

半斤

大黃

一斤

右六味爲末。煉蜜爲丸。桐子大。飲服十丸。日三服。漸加。

以和爲度

麻仁味甘而潤。李時珍云。麻仁阿膠之屬。皆潤劑也。杏仁苦辛油滑。皆潤燥之劑。芍藥酸收。所以益陰而斂津液也。厚朴辛溫。下氣而寬中。枳實味苦。能破結利氣。大黃苦寒下泄。而能盪除實熱。藥物雖峻。實和胃之法也。觀蜜丸則其性滯緩。分服則力小而綿。飲服則又和之矣。又云未効漸加。以和爲度。則進步舒緩。此所以爲和胃潤燥之劑歟。

辨誤 脾約一證。成注謂儉約之約。又爲約束之約。

內經曰。飲入於胃。游溢精氣。上輸於脾。脾氣散精。上歸于肺。通調水道。下輸膀胱。水精四布。五經並行。是脾主爲胃行其津液者也。今胃強脾弱。約束津液。不得四布。但輸膀胱。致小便數。大便難。愚謂胃強脾弱之說。固屬誤謬。而約束津液。不得四布之論。尤背經旨。何也。脾氣旣弱。豈反能約束胃中之津液邪。況津液旣不得四布。豈能但輸膀胱。太陰陽明論云。四支皆稟氣于胃。而不得至經。必因於脾。乃得稟也。今脾病。不能爲胃行其津液。四支不得稟水穀氣。氣日以

衰。以此推之。則胃中之精液。必待脾氣散精。而後津液通行。若云脾弱而不能爲胃行其津液。則可。若云胃強脾弱而約束津液。則不可。曾不知津液本在胃中。脾氣旣弱。豈胃強而反自爲約束乎。條辨亦云。胃強則脾弱。脾弱則不能爲胃行其津液。以四布。使得偏滲膀胱。而爲小便數。致大便乾。而爲胃實。猶反被胃家約束而受制。故曰脾約。方論雖與成氏無異。然偏滲膀胱之說。尤屬不經。不思經文本云。脾氣散精。上歸于肺。然後能通調水道。下輸膀胱。水精四布。旣

云脾弱不能爲胃行其津液以四布。又云使得偏滲膀胱而爲小便數。然則偏滲之路。又何途之從。而能使小便數邪。尚論因反被胃家約束而受制之說。故設門人問云。以胃強脾弱。不能爲胃行其津液。一如懦夫受悍妻之約束乎。喻氏答云。仲景但云胃強。未說脾弱。所謂胃強。正因脾之強而強。蓋約者。省約也。脾氣過強。將三五日所受之穀。省約爲一二彈丸而出。是脾氣過燥。故令大腸之津液。日漸乾枯。所以大便爲難也。豈脾弱不能約束胃中之水。反能約束胃

中之穀邪。若必傳會前人。以脾約爲脾弱。將指殺妻之吳起爲懦夫乎。觀前人議論。大約雷同。而喻氏獨能立異。似乎識見不同。然其實皆非也。其但云胃強。未說脾弱二句。最爲精當。若云胃強。正因脾之強而強。遂云脾氣過強。又太過之詞也。不知仲景但云胃氣強。亦未云脾氣過強。但云亡津液。胃中乾燥。亦未云脾氣過燥。凡此之類。悉非仲景之旨。皆過情之論也。夫脾約原非脾弱。所以仲景不責之脾。但責之胃。故獨云趺陽脉浮而濇。浮則胃氣強。濇則小便數。即

上文浮爲陽。芤爲陰。浮芤相搏。胃氣生熱之義也。蓋
跌陽胃脉也。所謂浮者。非邪氣在表之浮也。以跌陽
之胗。但主胃氣。不主表邪故也。所以浮則爲胃中之
陽邪有餘。芤則爲胃中之陰液不足。浮芤之脉。並見
于跌陽一部。使陰陽偏勝偏枯。失亢害承制之道。所
以胃氣生熱。故曰胃氣強。謂之強者。非胃陽之真氣
強。乃熱邪在胃而強也。濡則小便數者。胃不能藏津。
脾不得散精。胃中枯燥。水精不得四布。故不能下輸
膀胱。故小便短促而頻數也。數則胃中之津液愈竭。

而陰氣大虧。所以趺陽脉瀯。然非因脉瀯而致小便數也。小便數則脉瀯矣。此仲景倒用之文。後學惑焉。故不能解耳。惟不能解。所以止曉麻仁丸之一條。有其脾爲約四字。便獨認爲脾約。此外更不知有脾約矣。不思仲景云太陽陽明者。脾約是也。以一句而總該太陽陽明一篇之義。其旨甚廣。豈獨指浮瀯相搏之一證乎。若推脾約之義。胃氣非必真強。脾亦何弱有。但因汗吐下。及利小便之後。胃中枯燥。已無津液。脾雖不弱。有何精氣之可散。津液之可行。故因約而

不能舒展其運用。猶巧婦不能作無米之炊耳。非脾病而不能爲胃行其津液也。以胃無津液可行。如窮約之狀耳。豈胃氣真強。脾氣真弱哉。是以太陽陽明篇首。即有太陽入陽明之文曰。太陽病。若發汗。若下。若利小便。此亡津液。胃中乾燥。因轉屬陽明。不更衣。內實大便難者。此名陽明病也。又云。脉陽微而汗出多者。爲太過。陽脉實而發其汗。汗出多者。亦爲太過。太過爲陽絕於裏。亡津液。大便因硬也。又云。太陽病。若吐。若下。若發汗。微煩。小便數。大便因硬者。與小承

氣湯和之愈。又太陽病。寸緩關浮尺弱。其不下者。病人不惡寒而渴者。此轉屬陽明也。小便數者。大便必硬。不更衣十日。無所苦也。又云其熱不潮者。未可與承氣湯。若腹大滿不通者。可與小承氣湯。微和胃氣。勿令大泄下。凡此諸證。皆亡津液而大便難。無大實熱之脾約證也。所謂大便難。非不大便也。蓋欲出而堅澀不得出也。其他雖有不言亡津液而大便難者。亦皆論太陽邪入陽明之故。彙合而成太陽陽明篇也。若但以麻仁丸一症爲脾約。豈能盡合仲景通篇。

立名之義乎。至若太陽陽明之脾約。與少陽陽明之胃中燥煩實。大便難者。實爲相近。蓋太陽以誤汗誤下。且利其小便。故令胃中乾燥。空虛而邪氣入胃。雖無大熱實。而亦必以小承氣和之。麻仁丸潤之也。少陽亦禁汗下。若妄汗下之。且利其小便。故令胃中燥煩實。大便難。亦是邪氣入胃。仲景雖不言治。而其法可類推矣。奈何尚論必以爲不可觸類而推。又設難以爲熱邪。必自太陽而陽明。陽明而少陽。必待日久而後津液受燥。大便方難。其邪在太陽。未入於胃。何

得津液即便消耗。持論如此。是太少畢竟不相連屬。則太少兩經之合病併病何來。太陽之邪未入胃。則太陽陽明之名義安在。若曰津液不當即耗。豈忘却篇首之若汗若下。若利小便之亡津液。胃中乾燥之語邪。又謂脾約之症。乃未感之先。其人素慣脾約。故邪未入胃而胃已先實。此論尤爲背理。仲景爲天下後世立法。安肯因平素燥結之人。遂立傷寒誤治之太陽陽明脾約一例邪。總因但曉浮瀯相搏之一症。爲脾約。猶未協通篇立法之旨耳。

一陽明傷寒

陽明病。脉浮無汗而喘者。發汗則愈。宜麻黃湯。

三二

邪在太陽之表。則脉有浮緩浮緊之分。病有風寒營衛之別。若陽明之經。已在肌肉之分。營衛之內。以胃腑爲裏。故前以能食不能食辨別風寒。此亦不以緊緩爲辨。但見脉浮。則知初入之邪。猶在太陽。無汗而喘。則知與太陽中卷之首條無異矣。故曰發汗則愈。宜麻黃湯。然此條脉證治法。皆寒傷營也。若無陽明病三字。不幾列之太陽中篇。而仲景何故以陽明病

冠之邪。蓋以太陽中篇之第一條曰。惡寒體痛。脉陰陽俱緊者。名曰傷寒。其次條又曰。惡風無汗而喘者。麻黃湯主之。此條雖亦無汗而喘。然無惡風惡寒之證。即陽明所謂不惡寒反惡熱之意。是以謂之陽明病也。

太陽病。項背強。八八無汗惡風者。葛根湯主之。

三三

此與前陽明中風第十二條反汗出惡風相對待。前爲中風之邪。初入陽明而設。此因傷寒邪氣。初入陽明而設也。義在陽明中風條下。然項背強。無汗惡風。

皆太陽經寒傷營之本證也。以纔見八八一證便是
太陽寒邪已入陽明之經矣。以邪氣初入陽明之一
二。故以葛根湯主之。

葛根湯方

葛根 四兩

麻黃 三兩

桂枝 二兩

芍藥 二兩後
人誤入

甘草 一兩

生薑 三兩

大棗 十二枚

右七味。㕮咀。以水一斗。先煮麻黃葛根減二升。去沫。內
諸藥。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覆取微似汗。不須啜粥。
餘如桂枝法將息及禁忌。

葛根湯。即麻黃湯加入葛根也。因項背強。無汗惡風。純是太陽傷寒表證。故仍以麻黃湯汗解其寒邪。然較之麻黃湯證不喘。故去杏仁。但以几几爲頸項俱病。項雖屬太陽。而頸已屬陽明。是以知太陽寒邪已經透入陽明疆界。故入葛根以解陽明初入之經邪也。李時珍曰。本草十劑云。輕可去實。麻黃葛根之屬。蓋麻黃爲肺經專藥。肺主皮毛。故可以發太陽之汗。葛根乃陽明經藥。兼入脾經。脾主肌肉。故能解肌。二藥皆輕揚發散。而所入則迥然不同也。

辨誤見前桂枝加葛根湯下

傷寒嘔多。雖有陽明症。不可攻之。三十四

嘔者。邪在胸膈。胸屬太陽。故傷寒首條云。太陽病。惡寒體痛嘔逆。脉陰陽俱緊者。名曰傷寒。若傷寒嘔多。則太陽表證未罷。雖有陽明見證。未可輕下。下之必有變逆之患。故曰不可攻之。

陽明病。心下鞭滿者。不可攻之。攻之利遂不止者死。利止者愈。三十五

見證雖屬陽明。而心下尚硬滿。心下者。心之下。胃之上也。邪未入胃。尚結于胸膈之間。即太陽結胸之類。

也。雖屬陽明。猶未離乎太陽也。故不可攻之。攻之則裏虛邪陷。隨其誤下之勢。利遂不止者。正氣不守。真元暴亡。所以死也。即太陽篇之結胸證。脉浮大者不可下。下之則死。其義一也。若利止者。中氣足以自守。真元不致驟脫。故邪去而能愈也。

脉陽微而汗出少者。爲自和也。汗出多者爲太過。

三十六

陽脉實。因發其汗。出多者亦爲太過。太過爲陽絕于裏。

亡津液。大便因硬也。

三十七

浮候爲脉之陽。沈候爲脉之陰微則經邪衰而表氣

虛實則經邪盛而表氣實。陽明證本多汗。中風又汗自出。故浮候之陽脉旣微。則邪氣已衰而汗出自少。少則津液不耗。正氣不虛。故爲自和也。若脉陽微。則表氣已虛。若汗出多者。必亡津液而虛正氣。故爲太過。陽明證雖多汗。而傷寒亦可無汗。風邪盛者亦可發微汗。所以太陽陽明證中。有項背強。八八反汗出惡風者。用桂枝加葛根湯。無汗惡風者。以用麻黃之葛根湯主之。是皆發微似汗以解之也。故陽脉實者。因發其微似汗而邪氣得解。足矣。若令汗出多者。

亦爲太過。凡此二太過者。皆足以泄衛陽而喪津液者也。何也。穀入於胃。胃中陽氣蒸腐水穀。其精華之清氣化而爲營。行於脉中。變赤化血。所以滋養一身。穀之濁氣降于下焦。下焦之真陽蒸騰其濁中之清氣。是謂清陽之氣。直達皮膚而爲衛氣。所以扞衛風寒。固密皮毛者也。汗出則陽氣鼓動。陰液外泄。太過則胃中之陽氣孤絕。故曰陽絕于裏。陽亢而津液消亡。使腸胃枯槁而大便因硬也。

傷寒四五日。脉沈而喘滿。沈爲在裏而反發其汗。津液

越出。大便爲難。表虛裏實。久則譫語。三六

四五日。邪氣入裏之時也。在太陽則四五日。亦有表未解者。若脉沈則邪已內入而歸裏矣。故喘滿也。滿者。邪入于胃也。喘者。滿而氣促。非肺病也。所謂滿則必喘也。脉沈既爲在裏。而反發其汗。是病在裏而反攻其表也。表既無邪。發汗則徒使津液外越。胃中乾燥。遂成脾約。故大便難也。妄發其汗。則表氣愈虛。津竭便難。則裏邪更實。所以久則譫語也。譫語皆由胃實。仲景雖未立方。推其汗後津枯。表虛裏實。大約亦

如下文小承氣和之而已

傷寒十三日不解。過經譫語者。以有熱也。當以湯下之。若小便利者。大便當鞭而反下利。脉調和者。知醫以圓藥下之。非其治也。若自下利者。脉當微厥。今反和者。此爲內實也。調胃承氣湯主之。

二十九

邪氣在表。至七日而六經已盡。至十三日而再經亦盡。故謂之過經。過經而譫語者。以邪入陽明之裏。胃中有實熱也。故當以湯下之。曰湯而不曰承氣者。以上四句是起下文語。乃借客形主之詞。故在所忽也。

若小便利者其水穀自別津液下滲大便當硬矣而反下利下利則脉不當調今脉自調和者非變症使然知醫以丸藥誤下所致也以理推之上截譟語而胃中有熱故當以湯下之此因小便利則裏無大熱可知大便雖硬無熱不須峻下當以調胃承氣湯和胃令大便微溏足矣不然膽導蜜導法可耳豈容以峻厲丸藥下之邪故曰非其治也若不因誤下而自下利者脉當微厥微厥者忽見微細也微厥則正氣虛衰真陽欲亡乃虛寒之脉證也今下利而脉反和

者。此爲內實。內實者。胃中本有實邪也。然內實則脉象亦當實大。而脉反和者。何也。蓋不下利之內實。脉方實大。此以圓藥誤下。氣已下泄。故脉僅得調和。而不能實大也。內雖實而脉和。且小便自利。則裏無大熱。不須攻下。故以調胃承氣湯主之。調胃本云少少溫服。以平胃實。胃和則愈矣。

太陽病。若吐。若下。若發汗。微煩。小便數。大便因硬者。與小承氣湯和之。愈。

四十

邪在太陽。無論桂枝麻黃皆取微似汗而已。凡吐下

發汗。皆足以傷胃氣。而損津液。令胃氣空虛。虛邪入胃。故微煩也。微煩則裏無大熱。故小便頻數。數則津液又從下竭。而氣液不能上騰還胃。故大便因硬而成脾約也。以汗吐下後。胃氣已虛。津液已竭。且無大熱。不必攻下。故與小承氣湯。令微溏以和之。則愈矣。

陽明中寒

陽明病。脈遲。食難用飽。飽則微煩。頭眩。

穀疸。雖下之。腹滿如故。所以然者。脈遲故也。

罕一

脈遲。中寒也。食難用飽。飽則微煩者。胃寒不化。強飽則滿悶而煩也。頭眩者。穀不腐化而濁氣鬱蒸也。必小便難者。寒邪在裏。下焦無火。氣化不行也。食既不化。小便又難。則水穀壅滯。所以欲作穀疸。謂之欲作。蓋將作未作之時也。穀疸者。寒在中焦。胃不能化。脾不能運。穀食壅滯。中滿發黃也。通評虛實論云。黃疸

暴痛。五藏不平。六府閉塞之所生也。此雖下之。腹滿如故。不爲少減者。皆以脉遲而寒邪在裏。所以寒下無効也。陰陽應象論云。寒氣生濁。熱氣生清。又云。濁氣在上。則生膜脹。若不溫中散寒。徒下無益也。

陽明病。若中寒不能食。小便不利。手足漑然汗出。此欲作固瘕。必大便初硬後溏。所以然者。以胃中冷水穀不

別故也。 四二

若字不必作如字解。若中寒不能食者。言陽明若爲寒邪所中而不能食者。即前不能食者爲中寒之義。

也。小便不利者。寒邪在裏。三焦之氣化不行也。濇然汗出。邪入陽明之本證也。手足濇然汗出。則又不同矣。陽明脈解云。四肢者。諸陽之本也。靈樞終始篇云。陽受氣于四末。太陰陽明論云。四支皆稟氣於胃。如下文陽明脈遲。有潮熱而手足濇然汗出者。爲大便秘硬。此胃氣實而手足濇然汗出也。此所謂手足濇然汗出者。以寒邪在胃。欲作固瘕。致四肢不能稟氣于胃。陽氣不達于四肢。衛氣不固。故手足亦濇然而冷汗出也。寒邪固結。中氣不行。所以欲作固瘕。固瘕

者。寒聚腹堅。雖非石瘕腸覃。月令所謂水澤腹堅之意也。初硬後溏者。胃未中寒之時。中州溫煖。尚能堅實。自中寒之後。胃寒無火化之功。三焦無氣化之用。水穀不分。胃氣不得堅實而溏也。故又申明其旨曰。所以然者。以胃中冷。水穀不別故也。

辨誤 注家以前人堅固積聚爲謬。而曰大便初硬後溏。因成瘕泄。瘕泄即溏泄也。久而不止。則爲固瘕。愚以固瘕二字推之。其爲堅凝固結之寒積可知。豈可但以溏泄久而不止爲解。况初硬後溏。乃欲作固

瘕之徵。非謂已作固瘕。然後初硬後溏也。觀欲作二字。及必字之義。皆逆料之詞。未可竟以爲然也。

陽明病。初欲食。小便反不利。大便自調。其人骨節疼。翕然如有熱狀。奄然發狂。漑然汗出而解者。此水不勝穀氣。與汗共併。脉緊則愈。四十三

初者。陽明本經受病之初也。欲食。非能食也。仲景原云。能食爲中風。不能食爲中寒。曰初欲食者。謂陽明受病之初。寒邪在經。尚未深入。胃氣猶在。故欲食也。胃無邪熱。小便當利。今小便不利。故曰反也。寒邪固

閉三焦不運。氣化不行。故小便反不利也。若陽明熱邪歸裏。大便當硬。今反自調。尤知無裏熱也。骨節疼者。在經之寒邪未解也。翕翕如有熱狀。寒氣衰而陽欲復也。奄然發狂。鬱伏之陽迅發。汗欲出而煩躁如狂也。翕然有熱。奄然發狂。則陽回氣潤。陽蒸陰而爲汗。故濇然汗出而寒邪得解也。水不勝穀氣與汗俱併。未詳其義。或曰水者津液也。穀氣者胃氣也。水不勝者。津液不足以作汗也。脉緊則愈者。在太陽則緊爲寒邪在表。在陽明則緊爲裏氣充實。脉浮爲邪氣

在經緊則浮去而裏氣充實也。原其所以然之故。皆由寒邪鬱滯。無陽氣以蒸騰。則津液不得外達而爲汗。故曰水不勝也。胃陽之穀氣。旣不能蒸津液而爲汗。故穀氣與汗共併而不得發泄也。素問評熱論云。人之所以汗出者。皆生于穀。穀生于精。今邪氣交爭於骨肉而得汗者。是邪却而精勝也。精勝則當能食而不復熱。復熱者。邪氣也。汗者。精氣也。以此推之。則人身之汗。皆生于胃中之穀氣。精者。津液之謂也。穀生于精者。言津液乃穀氣所化也。穀氣者。胃中之陽

氣也。陽氣勝則能蒸津液而爲汗。故爲邪却而精勝。若寒邪勝陽氣不能蒸津液而爲汗。故謂之水不勝也。穀氣說見太陽上篇火劫第四條。

陽明病不能食。攻其熱必噦。所以然者胃中虛冷故也。以其人本虛。故攻其熱必噦。四十四

不能食。陽明中寒也。攻其熱者以寒藥治之也。噦。呃逆也。其所以然者。蓋以陽明中寒。胃中虛冷故也。以其人平素胃氣本屬虛寒。而粗工淺智。妄擬爲熱。而以寒下之藥攻之。致苦寒傷胃。令胃陽敗絕而成呃。

逆難治之證也

言胃中虛冷不能食者。飲水則噦。四十五

言胃中虛冷而不能食者。胃脘之陽大衰。非但以寒攻熱而致噦也。即以冷水飲之。則噦矣。

脈浮而遲。表熱裏寒。下利清穀。四逆湯主之。四十六

此與少陰厥陰裏寒外熱同義。若風脈浮而表熱。則浮脈必數。今表雖熱而脈遲。則知陰寒在裏。陰盛格陽于外而表熱也。虛陽在外。故脈浮。陰寒在裏。故脈遲。所以下利清穀。此爲真寒假熱。故以四逆湯祛除

寒氣。恢復真陽也。若以爲表邪而汗之。則殆矣。

陽明病。反無汗而小便利。二三日嘔而咳。手足厥者。必苦頭痛。若不咳不嘔。手足不厥者。頭不痛。四十七

陽明本經受病。固當自汗出。即從太陽轉入陽明者。亦當濈然汗出矣。此以無汗。故曰反也。其所以無汗者。寒在陽明之經也。小便利者。裏無熱邪也。二三日嘔而咳。則知無汗在二三日之前矣。二三日。即稱陽明病。尤知其爲陽明本經自入之邪。非太陽傳經之邪矣。然邪由營衛而入。必假道于太陽而入。所以

無汗也。一日無汗而小便利。至二三日嘔咳手足厥者。寒邪入裏也。嘔者。寒邪深入而犯胃也。咳者。有聲無痰之稱。陰盛迫陽於上。肺氣上逆而咳也。四肢爲諸陽之本。太陰陽明論云。四肢皆稟氣於胃。寒邪入胃。則陽氣不充于四肢。致陰陽不相順接而厥也。嘔咳而厥。則陰邪縱肆。格陽於上。故虛火上浮而必苦頭痛也。若不嘔不咳不厥。則無陰盛格陽之病。故頭亦不痛也。

辨誤 此條與陽明中風之但頭眩不惡寒故能食

而咳其人必咽痛若不欬者咽不痛之條一寒一熱恰相對待蓋示人以辨證之法也奈何注家以爲無汗嘔咳手足厥者得之寒因而邪熱深也不知厥陰條內之厥者必熱前熱者後必厥因是陰陽相半之經故有厥深熱亦深厥微熱亦微之論所以又云反發其汗者必有口傷爛赤之患此條雖屬陽明實陽明中寒之證並無熱邪在裏豈可亦作此論且又云若不欬不嘔不厥而小便利者邪熱必順水道而出竊恐既有邪熱在裏小便未必順利即使能利邪熱

亦未必肯從小便而出。若曰不從汗下。偏從水道而出。吾不信也。成氏以傷寒寒邪內攻立論。方氏以寒勝爲解。當亦不甚相遠也。

陽明病。法多汗。反無汗。其身如蟲行皮中狀者。此以久虛故也。四十八

邪在陽明。於法當多自汗。今反無汗。而身如蟲行皮中狀者。皆由寒邪鬱於肌腠之間。不得發泄故也。此無他。不過因元氣素虛。無陽氣以鼓泄其陰液。以爲汗。使邪氣欲出而不得之所致也。

食穀欲嘔者。屬陽明也。吳茱萸湯主之。得湯反劇者。屬上焦也。四十九

此所以辨太陽陽明之疑似也。食穀欲嘔。似乎陽明中寒之不能食。故曰屬陽明也。胃寒不納。故以吳茱萸湯溫胃。若得湯反劇者。非胃寒也。仍是太陽之表邪在胸而嘔。猶未入胃。故爲屬上焦也。婁氏謂得湯反劇者。火也。當用生薑黃連治之。其意因得熱反劇。故以苦寒爲治。而加生薑止嘔。不知仍是太陽嘔逆。尚屬表邪。仲景雖未立方。若發熱無汗。尚未發表。外

邪將次入胃而嘔者。邪猶在胸。當以梔子豉湯涌之。
庶幾近似。

吳茱萸湯方

吳茱萸洗一升

人參三兩

生薑六兩

大棗十二枚

右四味。以水七升。煮取二升。去滓。溫服七合。日三服。

吳茱萸一升。當是一合。即今之二勺半。人參三兩。當
是一兩。即宋之二錢七分。生薑六兩。當是二兩。即宋
之五錢餘。大棗當是四五枚。水七升。亦當是三升。觀
小承氣湯。止用水四升。調胃承氣。只用水三升。此方

以辛熱補劑。而用之于表裏疑似之間。豈反過之。大約出之後人之手。非仲景本來升合分兩。學者當因時酌用。銖兩升合法。見卷首。

陽明病。脉遲。雖汗出不惡寒者。其身必重。短氣。腹滿而喘。有潮熱者。此外欲解。可攻裏也。手足濇然而汗出者。此大便已硬也。大承氣湯主之。若汗多微發熱惡寒者。外未解也。其熱不潮。未可與承氣湯。若腹大滿不通者。可與小承氣湯。微和胃氣。勿令大泄下。

五

脉遲。陽明中寒之脉也。表邪未解。當惡寒而無汗。今

雖汗出而不惡寒者。是邪氣已入陽明之裏。然終是
脉遲。爲陰寒邪氣。脾胃以膜相連。故有其身必重。短
氣腹滿之太陰兼症也。邪實中焦。所以腹滿身重。滿
則胃中填脹。故短氣而喘也。既汗出不惡寒而又潮
熱。乃外證欲解。邪已入胃。可以攻裏之候也。然四支
皆稟氣於胃。胃氣實則手足濇濇然汗出。此爲大便
已硬。然後可以大承氣湯主之。若其人汗多微發熱
而惡寒者。則又不然。汗多則知邪氣已在陽明。發微
熱惡寒。則又知太陽之表症未罷。故曰外未解也。凡

邪實於胃。至申酉陽明氣旺之時。必發潮熱。若其熱不潮。則陽明裏邪未實。大便猶未硬也。故未可與承氣湯。然雖未可下。若腹大滿不通者。不得已而欲下之。可與小承氣湯。微和其胃氣。勿令大泄下。何也。終以脉遲之故。胃中無大實熱。所以不可大下也。

大承氣湯方

大黃

四兩酒洗

厚朴

四兩炙去皮

枳實

五枚

芒硝

三合

右四味。以水一斗。先煮二物。取五升。去滓。內大黃。煮取二升。去滓。內芒硝。更上火。微一兩沸。分溫再服。得下餘

勿服

熱邪歸胃。邪氣依附于宿食粕滓而鬱蒸煎迫。致胃中之津液枯竭。故發潮熱而大便硬也。若不以大承氣湯下之。必至熱邪敗胃。譫語狂亂。循衣摸牀等變。而至不救。故必以鹹寒苦泄之藥。逐使下出。則熱邪隨宿垢而泄。猶釜底抽薪。薪去則火亦隨薪而出矣。然非必宿垢滿實而泄之也。胃中之熱邪盛者。亦在所必用。古人所謂用之以逐熱邪。非下糟粕也。其制以苦寒下泄之大黃爲君。鹹寒軟堅下走之芒硝爲

臣又以辛溫下氣之厚朴爲佐。破氣泄滿之枳實爲使。而後可以攻堅瀉熱也。若脉弱氣餒。熱邪不甚者。未可輕用也。

辨誤 成氏謂承順也。邪氣入胃。胃氣鬱滯。糟粕秘結。壅而爲實。是正氣不得舒順也。以湯蕩滌。使塞者利而閉者通。正氣得以舒順。故曰承氣也。愚謂此解猶未足以發仲景立方之義。謂之承氣者。蓋承其邪盛氣實。而以鹹寒苦泄蕩滌攻下之也。但熱實氣盛者可用。無實熱而正氣虛餒者。不可攻也。若胃氣已

敗正氣將絕。雖力攻之。亦不得下矣。此無氣可承之故也。即內經亢則害。承迺制之義。謂熱邪亢害。而以鹹寒苦泄承制之。非舒順其正氣之謂也。觀太陽陽明脾約之治。以無大實熱。但胃中津液枯燥。故僅以小承氣。及麻仁丸和潤其胃燥。不令大泄下。則曉然矣。

小承氣湯方

大黃

四兩 既名之曰小當是二兩漢之二兩即宋之五錢外分二次服耳

厚朴

二兩 當是二兩

枳實

三枚

已上三味。以水四升。煮取一升二合。分溫二服。初服湯

當更衣。不爾者盡飲之。若更衣者勿服之。

小承氣者。即大承氣而小其制也。大邪大熱之實于胃者。以大承氣湯下之。邪熱輕者。及無大熱。但胃中津液乾燥而大便難者。以小承氣微利之。以和其胃。氣胃和則止。非大攻大下之駢劑也。以無大堅實。故於大承氣中去芒硝。又以邪氣未大結滿。故減厚朴枳實也。創法立方。惟量其緩急輕重而增損之。使無太過不及。適中病情已耳。若不量虛實。不揆輕重。不及則不能祛除邪氣。太過則大傷元氣矣。臨證審之。

陽明中篇

正陽陽明證治第十二

陽明胃實

陽明之爲病。胃家實是也。五十一

邪自太陽傳來。或本經自受。皆屬在經之邪。可更傳少陽。亦可傳入二陰。或邪欲自解。亦可還表。仍入太陽。所謂傳經之邪也。其在經之時。可以此傳彼。故曰轉屬陽明。又曰屬陽明也。若此者。未可即謂之陽明胃實也。唯經邪內入陽明之裏。邪熱實于胃腑。方可

謂之胃實。夫陽明居中土也。萬物所歸。至無所復傳之地。而成可下之證。故曰陽明之爲病。胃家實是也。傷寒三日。陽明脉大。

五十二

邪在太陽。則有浮緩浮緊之脉。而不言脉大。在少陽。則有弦細弦數之脉。而亦不言大。即太陽陽明。及少陽陽明。亦不言大。唯邪氣獨在陽明。無太少兩經之兼證者。爲正陽陽明胃實之症。乃兩陽合明之經。水穀之海。多氣多血。且邪併于陽。故惡熱而脉大也。陽明傷寒。必至三日。而脉大者。蓋得之一日。尚不發熱。

而惡寒邪猶在表也。二日惡寒自罷。即自汗出而惡熱。則陽明證已見矣。三日陽明之裏熱盛。故脉大也。惟大則爲陽明胃家實熱之脉。不大不足以言胃實也。若陽明病而脉不大者。即脉遲及浮緩浮緊弦浮之類。皆太少兼證之脉也。

正陽陽明者。胃家實是也。

凡邪自太陽傳來。雖陽明見證居多。若畧見太陽症。有未罷者。尚當解散。太陽邪氣未可攻下。若已傳少陽。纔見少陽一二證。陽明症雖多。汗下在所必禁。故

仲景謂傷寒中風。有柴胡證。但見一證便是。不必悉具。即使邪入陽明。適太陽證已罷。少陽證未見而熱不潮者。亦尚未可與承氣。以邪氣尚在陽明之經。胃邪未實。故猶未可下。必邪入陽明之裏。胃實而發潮熱者。知其大便已硬。當亟用攻下。以逐外入之邪。存胃中之津液。而病却如失矣。此所謂無所復傳之地。當下之候。故胃實爲正陽陽明也。

太陽病三日。發汗不解。蒸蒸發熱者。屬胃也。調胃承氣

蒸蒸發熱。猶釜甑之蒸物。熱氣蒸騰。從內達外。氣蒸濕潤之狀。非若翕翕發熱之在皮膚也。邪在太陽已三日。表證未解。發熱惡寒無汗之候。發汗則當熱退身涼而解矣。乃邪氣仍不解。反蒸蒸然發熱。則其身熱汗出不惡寒之陽明證已現。邪不在太陽可知矣。而蒸蒸之熱。又爲熱氣自內而出。併不在陽明之經。已入陽明之腑。故曰屬胃也。邪既入胃。必致熱耗津液。故當調和其胃氣。謂之調胃者。蓋以大黃去胃熱。而以甘草和胃也。其所以止用調胃者。以未至潮熱。

便硬。故不須攻下。既無潮熱便硬等胃實之證。而三日即用調胃者。以邪既入裏。必損胃中之津液。且無太陽表證。故不以爲早也。

陽明病。不吐不下。心煩者。可與調胃承氣湯。

五十四

心煩者。胸中煩惋也。然煩有虛實之不同。此以陽明病而未經吐下。則胃中之津液元氣無損。爲熱邪在胃之煩可知。但不若潮熱便硬之胃實。所以不必攻下。而可與調胃承氣湯也。

陽明病。潮熱。大便微硬者。可與大承氣湯。不硬者。不可

與之。若不大便六七日。恐有燥屎。欲知之法。少與小承氣湯。湯入腹中。轉矢氣者。此有燥屎。乃可攻之。若不轉矢氣。此但初頭硬。後必溏。不可攻之。攻之必脹滿。不能食也。欲飲水者。與水則噦。其後發熱者。必大便硬而少也。以小承氣湯和之。不轉矢氣者。慎不可攻也。

五十五
矢屎同

此以下四條。皆示人以用承氣之法。若認證未的。不可輕投峻劑。當先以小承氣探其虛實。以爲進止。不可忽遽。以致誤也。言病在陽明。因潮熱而知其大便微硬者。可與大承氣湯。不硬者不可與之。若不大便

已六七日。惟恐其有燥屎。然猶未知其燥與不燥。欲
知之法。當先少與小承氣湯。湯入腹中。轉矢氣者。此
有燥屎欲出也。乃可攻之。若不轉矢氣。則知胃無實
熱。大約但初頭硬。後必溏。故不可攻之。攻之則胃陽
敗損。中氣虛寒。而脹滿不能食也。欲飲水者。胃熱未
甚。不可與也。若與水。則水寒傷胃。而噦矣。噦者。呃忒
也。若服小承氣。雖不轉矢氣。而其後又復發熱者。乃
潮熱之類也。以此測之。則胃邪雖非大實。而未盡全
空。必大便雖硬而少也。少則仍不必攻。當以小承氣

湯和之足矣。不可用大承氣湯。故又綴云。不轉矢氣者。慎不可攻也。

辨誤 其後發熱句。當從不轉矢氣句。落下爲是。觀末句復云。不轉矢氣者。慎不可攻。則前後照應顯然矣。而注家謂攻後重複發熱。胃熱至此方熾。誤矣。若旣攻之後。脹滿不能食。又至飲水則噦。胃氣已是虛冷。豈能重複發熱。使大便復硬乎。此必無之事。下筆詳慎。知慮周密者。當不應若是。

得病二三日。脉弱。無太陽柴胡證。煩躁心下硬。至四五

日雖能食。以小承氣湯少少與。微和之。令小安。至六日與承氣湯一升。若不大便六七日。小便少者。雖不能食。但初頭硬。後必溏。未定成硬。攻之必溏。須小便利。屎定硬。乃可攻之。宜大承氣湯。五十六

二三日。邪未深入之時也。脉弱。虛寒之候。非可下之脉也。無太陽柴胡證。邪氣已在正陽陽明矣。煩躁心下硬。胃實之徵也。以日數尚少。恐胃邪未實。延至四五日。胃邪當實矣。雖能食者。蓋能食則爲中風之陽邪。且能食又疑其胃未實滿。似不當攻下。又以脉弱

之故。未可遽下。故用小承氣湯少少與之。以微和其胃氣。使胃邪稍緩。令得小安。至六日量其胃邪果實。方與承氣湯一升。以盡其邪。若初病至六七日不大便者。其胃氣當實。而其小便少者。乃下焦無火。氣化不行也。雖不能食。似乎胃中實滿。而不知不能食者。爲陽明中寒。胃無熱邪。其大便但初頭硬。後出者必溏。恐未必一定皆成硬。所以攻之必溏也。須待也。言當待其三焦之陽氣流行。則膀胱之氣化能出而小便分利。陽氣旺而水穀分消。屎定成硬。乃可攻之。以

六七日不大便。又待其小便利而屎已硬。故宜用大承氣湯。

辨誤 注謂胃弱而膀胱氣化之源窒。恐未必然。若膀胱氣化。豈可責之於胃乎。經云。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又云。三焦者。決瀆之官。水道出焉。膀胱雖藏津液。非三焦之火氣運行。則不能氣化而出。蓋三焦爲命門之用。乃先天真陽之氣也。又何關乎後天之胃弱乎。又謂此段之雖能食。雖不能食。全與辨風寒無涉。云另有二義。豈仲景立法埋

無一貫。又令後人二三其說邪。

陽明病。譫語發潮熱。脉滑而疾者。小承氣湯主之。因與承氣湯一升。腹中轉矢氣者。更服一升。若不轉矢氣。勿更與之。明日不大便。脉反微澀者。裏虛也。爲難治。不可更與承氣湯也。五十七

邪在陽明而譫語發潮熱。則邪熱當實於胃。而爲可下之證矣。脉滑則食停於胃。疾則熱邪過甚。躁動已極。其變態有不可測者。以未見實大之脉。不可輕下。故不用大承氣湯。而以小承氣湯主之。因與承氣湯

一升。若腹中行動而轉矢氣者。此胃中有實熱也。更服一升。以去其熱邪宿滯。若不轉矢氣者。是胃無實邪也。勿更與之。至明日而竟不大便。其脉反微澀者。知其內無真氣矣。脉微則真陽衰。瀋則陰氣竭。陰陽俱虛。故曰裏虛也。裏氣既虛。以滑疾之脉而反變微澀。是邪盛正虛。所以爲難治。如此者。正氣將敗。斷不可更虛其虛。是以不可更與承氣湯也。

陽明病。下之。心中懊懣而煩。胃中有燥屎者可攻。腹微滿。初頭硬。後必溏。不可攻之。若有燥屎者。宜大承氣湯。

前陽明上篇。有下之而胃中空虛。客氣動膈。心中懊
懷。舌上胎者。不用攻下。而以梔子豉湯主之。及下之
不結胸。心中懊懷。飢不能食。亦以梔子豉湯主之者。
一以脉尚浮緊。發熱汗出。一以其外有熱。但頭汗出。
此皆表未解而誤下所致。雖未結胸。而邪已入膈。乘
其將陷未陷之時。故用高者越之之法。以湧出其邪
耳。此以陽明病而不言外證。是已無表邪也。既無外
證而下之。心中懊懷而煩者。當是熱邪在裏也。察其

脉症。若舌胎黃黑。按之而痛者。或脉大沈實者。乃胃中有燥屎。可攻之證也。若腹微滿。則知證兼太陰。裏無大熱可知。若攻之。必初頭硬。後必溏泄。故不可攻之也。若上截所謂胃中有燥屎者。乃胃實之證。宜大承氣湯。

病人不大便五六日。繞臍痛煩躁。發作有時者。此有燥屎。故使不大便也。五十九

不大便五六日。而繞臍痛者。燥屎在腸胃也。煩躁實熱鬱悶之所致也。發作有時者。日晡潮熱之類也。陽

明胃實之裏證悉備。是以知其有燥屎。故使不大便也。

病人小便不利。大便乍難乍易。時有微熱。喘冒不能卧者。有燥屎也。宜大承氣湯。六十

凡小便不利。皆由三焦不運。氣化不行所致。惟此條小便不利。則又不然。因腸胃壅塞。大氣不行。熱邪內瘀。津液枯燥。故清道皆涸也。乍難。大便燥結也。乍易。旁流時出也。時有微熱。潮熱之餘也。喘者。中滿而氣急也。冒者。熱邪不得下泄。氣蒸而鬱冒也。胃邪實滿。

喘胃不寧。故不得卧。經所謂胃不和則卧不安也。若
驗其舌胎黃黑。按之痛而脉實大者。有燥屎在內。故
也。宜大承氣湯。

大下後。六七日不大便。煩不解。腹滿痛者。此有燥屎。

宜大承氣湯。

六十一

陽明胃實而大下之。邪食皆可去矣。下後又六七日
不大便。其煩悶終不解。反腹滿而痛者。此尚有燥屎
未盡也。非更爲攻下不可。故宜大承氣湯。

出讞語者。以有燥屎在胃中。此爲風也。須下之。過經

乃可下之。下之若早。語言必亂。以表虛裏實故也。下之則愈。宜大承氣湯。六十二

陽明外證。本已自汗出。而中風亦汗自出。然譫語而汗出。則胃家實熱也。所以有燥屎在胃中。風者。陽邪也。此因太陽中風之陽邪。傳入陽明胃府之所致。故曰此爲風也。但胃中之燥屎須下之。然必過經乃可下之。過經者。非所謂過經十餘日。及十三日方謂之過經。言太陽之表邪已罷。邪氣已過陽明之經。入裏而胃實。乃可下之。若有太陽證未罷。固不可下。即陽

明之經邪。尚未入裏。亦不可遽下。下之若早。則胃氣一虛。外邪內陷。必至熱盛神昏。語言必亂。蓋以表間之邪氣。皆陷入於裏。表空無邪。邪皆在裏。故謂之表虛裏實也。邪既盡入於裏。則邪熱實於胃中。故下之則愈。宜大承氣湯。

陽明病。譫語。有潮熱。反不能食者。胃中必有燥屎五六枚也。若能食者。但硬耳。宜大承氣湯。

六十三

此條示人以機宜活法。未可以能食不能食。執泥其法。以爲中風中寒而致誤也。陽明病而譫語潮熱。邪

熱已實於胃矣。反似陽明中寒之不能食。故曰反也。然所以不能食者。何也。若果中於寒。必有如中寒條內。胃中虛冷之變矣。今譌語潮熱。乃因胃中實滿。故不能食。是以知必有屎燥五六枚也。若能食者。胃中未至實滿之極。但屎硬耳。然硬亦在所當下。故皆宜大承氣湯。

傷寒若吐若下後不解。不大便五六日。上至十餘日。日晡所發潮熱。不惡寒。獨語如見鬼狀。若劇者。發則不識人。循衣摸床。惕而不安。微喘直視。脉弦者生。澀者死。微

者但發熱譫語者。大承氣湯主之。若一服利止後服

四

傷寒法當先汗。此但曰若吐若下後不解。明是當汗

不汗而誤吐誤下。以致外邪內陷而不解也。邪既入

裏。而不大便五六日。則熱邪鬱結於內。再上至十餘

日。鬱蒸愈久。熱邪愈深矣。日晡。未後申酉之間。陽明

氣旺之時也。潮熱爲陽明裏證。當下之候也。不惡寒

陽明之本證。言無外邪也。獨語。謔言妄語也。如見鬼

狀。邪熱熾盛。不得下泄。濁邪上迫。目昧神昏而妄見

也。劇者。病之甚也。發發作之特也。言病之劇者。其發

作之時。邪熱肆虐。蔽塞清道。奪人聰明。亂人心志。故
令不識人也。循衣。遇衣則捫而循之也。摸床。摸其所
卧之床也。言兩手無措。撮空之狀也。惕而不安。動惕
而不能安卧。即經所謂病則惡人與火。聞木聲則惕
然而驚也。微喘。氣短促而呼吸無力也。直視。目光直
而睛不轉動也。素問解精微論云。夫心者。五臟之專
精也。目者。其竅也。華色者。其榮也。有德則氣和於目。
王太僕云。神內守則外鑒明。蓋熱邪壅盛。神志俱奪
而不守也。金匱真言論云。東方青色。入通於肝。開竅

於目。故直視。又爲肝氣將絕也。弦脉屬肝。弦則少陽之生氣未絕。三焦之真氣尚行。且弦脉氣旺而有力。故生。若如新張弓弦。則亦真臟之絕脉。未必生矣。瀋脉屬陰。瀋則陰氣虛竭。陽邪迫燦。精枯髓涸。故死也。病之劇者則然。若邪之輕微者。但發熱譫語而已。當以大承氣湯主之。邪熱旣微。若一服卽利。止後服。

陽明病發熱汗多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

六十五

潮熱自汗。陽明胃實之本證也。此曰汗多。非復陽明自汗可比矣。汗多則津液盡泄。衛陽隨之而外走。頃

刻有亡陽之禍。故當急下。庶可以留陽氣而存津液。故宜大承氣湯。然必以脉症參之。若邪氣在經而發熱汗多。胃邪未實。舌胎未乾厚而黃黑者。未可下也。發汗不解。腹滿痛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六十六

邪氣在表。發汗則當解矣。若發汗不解。顯係邪不在表。已入裏而爲胃實。故腹滿而痛也。腹滿且痛。治之不可少緩。緩則必致傷胃。故當急下。宜大承氣湯。腹滿不減。減不足言。當下之。宜大承氣湯。六十七

此承上文言下之而腹滿不減。雖或稍減而不足以

言減是胃中邪食過於堅實。不爲攻下所奪也。當下之。宜大承氣湯。然有下之而脉症不爲少減者。死證也。

傷寒六七日。目中不了了。睛不和。無表裏證。大便難。身微熱者。此爲實也。急下之。宜大承氣湯。

六十八

六七日。邪氣在裏之時也。不了了。視物不能明了也。睛。目瞳子也。睛不和。精神不能貫注。故視不明也。外旣無發熱惡寒之表證。內又無譫語腹滿等裏邪。且非不大便。而曰大便難。又非發大熱而身僅微熱。勢

非甚亟也。然目中不了了。是邪熱伏於裏而耗竭其津液也。經云。五臟六腑之精皆上注於目。熱邪內燦津液枯燥。則精神不得上注於目。故目中不了了。睛不和也。此終爲邪熱內實於裏也。當急下之以救陰液。宜大承氣湯。

夫實則譊語。虛則鄭聲。鄭聲重語也。

六十九

譊語。譫妄之語也。鄭聲。鄭重之聲也。邪熱內實。則神昏顛倒。言詞錯亂。故語無倫次也。正氣內虛。神思雖昏。不能譫妄。但模糊作重聲而已。或曰。虛則氣少。輕

微。當語言無力矣。豈能作重語邪。曰。正氣虛。故音響
深沈。邪氣實。故鄭聲重語。雖曰虛則鄭聲實。正虛邪
實所致也。若但虛無邪。則亦不作鄭聲矣。

向以重字讀平聲恐誤于消堂

云只一語示頤言之蓋神有餘則能機變而亂語神不足則無機變而但守一聲也此說雖亦有重疊之意然其理頗通

直視讖語。喘滿者死。下利者亦死。

七十

讖語雖非死證。直視則心神不守而精氣竭。目系不
轉而肝將絕。以直視讖語而加之以喘滿。喘則膈中
迫促而氣不接。滿則傳化不通而胃氣絕。故死。五臟
別論云。魄門亦為五臟使。脉要精微論云。倉廩不藏

者。是門戶不要也。得守者生。失守者死。以直視譏語。
若下利則中氣不守而脾已絕。腎主二陰。下利則真
氣不攝而下焦脫。乃所謂門戶不要。失守者死也。

陽明發黃

陽明病。無汗。小便不利。心中懊懣者。身必發黃。

七十一

此言發黃之由。皆因無汗。及小便不利之所致也。邪入陽明之經。本當身熱汗自出。及入陽明之腑。亦必潮熱自汗。若無汗。則邪不得外泄。而熱鬱於內。小便不利。則水不得下瀉。而濕停於裏。濕氣鬱蒸。瘀熱在胃。不得發泄。故心中懊懣。而知其必發黃也。黃者。中央脾土之色也。胃爲脾之腑。脾乃胃之臟。脾胃以膜相連而爲一合。胃實鬱蒸。故脾病而現黃色也。脾本

惡濕。况濕熱並鬱乎。

陽明病。面合赤色。不可攻之。必發熱黃色。小便不利也。

七十
二

此言表邪未解。誤下而致色黃也。面合赤色。成注謂合。通也。陽明病。面色通赤。熱在經也。方氏云。合。應也。面應赤色。攻之則亡津液。其說非也。當以成說爲是。蓋陽明居身之前。其脉起於鼻之交頰中。靈樞邪氣藏府病形篇云。諸陽之會皆在於面。其中人也。方乘虛時。及新用力。若飲食汗出。腠理開而中於邪。中於

面則下陽明。故熱在陽明之經。皆現於面。所以面色通赤。此時邪方在經。尚未入裏。不可攻之。攻之則胃虛邪陷。熱鬱於裏。其所以必發熱色黃者。以小便利。濕與熱併。鬱蒸於裏故也。若小便利。必不能發黃矣。

陽明病。發熱汗出者。此爲熱越。不能發黃也。但頭汗出身無汗。劑頸而還。小便不利。渴飲水漿者。此爲瘀熱在裏。身必發黃。茵陳蒿湯主之。

七十三

此又詳言發黃與不發黃。皆由汗之有無。小便之利。

與不利。以反覆互明前義也。然此條又當與太陽中風脉浮動數之末證參看。謂邪氣雖在太陽。誤下則邪陷入裏。濕熱即可入胃。鬱蒸而發黃。非有陽明太陽之別也。言邪在陽明而發熱汗出。乃其本證。若此者。爲熱邪已經隨汗發越於外。雖或另有他證。然必不能發黃也。若但頭汗出。則陽邪獨盛於上。身無汗。則熱邪不得外泄。劑頸而還者。三陽之經絡皆上至頭。三陰之經絡皆至頸而還。足見邪熱固閉。陰陽離異。營衛不行。腠理不通也。邪熱熾盛而三焦不運。氣

化不行。故小便不利。水濕不得下瀉。且胃熱枯燥而渴。飲水漿。則水濕又從上入。其濕蒸鬱熱。瘀蓄在裏。故身必發黃。其濕熱之邪。急宜攘逐。故以茵陳蒿湯主之。

茵陳蒿湯方

茵陳蒿 六兩

梔子 十四枚

大黃 二兩

右三味。以水一斗。先煮茵陳。減六升。內二味。煮取三升。去滓。分溫三服。小便當利尿。如皂角汁狀。色正赤。一宿腹減。黃從小便去也。

茵陳性雖微寒。而能治濕熱黃疸。及傷寒滯熱通身發黃。小便不利。桅子苦寒。瀉三焦火。除胃熱時疾黃病。通小便。解消渴。心煩懊懷。鬱熱結氣。更入血分。大黃苦寒下泄。逐邪熱。通腸胃。三者皆能蠲濕熱。去鬱滯。故爲陽明發黃之首劑云。

陽明病。被火。額上微汗出。小便不利者。必發黃。

七十四

此言陽明無汗。而以火劫之。反增火邪。以致小便不利而發黃也。陽明被火。即太陽中風。以火劫汗之。屬也。以中風之陽邪被火。是亦兩陽相薰灼也。若能通

身得汗。則熱越而不能發黃矣。今云額上微汗。則過身無汗可知。更小便不利。則濕氣又不得下洩。是與上文但頭汗出。身無汗。劑頸而還之證同。而更增火邪矣。故必濕熱壅滯鬱蒸而發黃也。

傷寒七八日。身黃如橘子色。小便不利。腹微滿者。茵陳蒿湯主之。七十五

此言陽明發黃之色狀。與陰黃如烟薰之不同也。傷寒至七八日。邪氣入裏已深。身黃如橘子色者。濕熱之邪在胃。獨傷陽分。故發陽黃也。小便不利。則水濕

內蓄邪食壅滯而腹微滿也。以濕熱實於胃。故以茵陳蒿湯主之。

傷寒身黃發熱者。梔子蘗皮湯主之。

七十六

發黃本由乎濕熱。此以傷寒而不言無汗。更不曰小便不利。但曰身黃發熱者。是熱勝於濕。無形之邪鬱蒸而發黃也。故不必茵陳大黃。而以梔子蘗皮湯主之。

梔子蘗皮湯方

梔子 十五箇

甘草 一兩

黃蘗 二兩

右三味。以水四升。煮取一升半。去滓。分溫再服。

梔子苦寒。解見前方。黃柏苦寒。神農本經治五臟腸胃中結熱黃疸。瀉膀胱相火。故用之以瀉熱邪。又恐苦寒傷胃。故以甘草和胃保脾。而爲調劑之妙也。

傷寒瘀熱在裏。身必發黃。麻黃連軹赤小豆湯主之。七

瘀。留蓄壅滯也。言傷寒鬱熱。與胃中之濕氣。互結濕蒸。如淖澤中之淤泥。水土黏滯而不分也。故成注引經文云。濕熱相交。民多病瘡。蓋以濕熱膠固。壅積於胃。故曰瘀熱在裏。身必發黃也。麻黃之用。非熱在裏。

而反治表也。赤小豆之用。所以利小便也。翹根梓皮。所以解鬱熱也。上文云。無汗而小便不利者。身必發黃。故治黃之法。無如汗之。則濕熱從毛竅而散。利其小便。則濕熱由下竅而洩。故以麻黃連軹赤小豆湯主之。

麻黃連軹赤小豆湯方

麻黃

二兩
去節

赤小豆

一升即今赤
豆之小者

連軹

二兩連
翹根也

杏仁

四十個
去皮

生梓白皮

一升

甘草

一兩
炙

生薑

二兩
切

大棗

十二枚

已上八味。以潦水一斗。先煮麻黃再沸。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三升。分溫再服。赤小豆非今一頭紅黑者。古人以黑豆黃豆爲大豆。菉豆赤豆白豆瑩豆皆爲小豆。以小豆中之赤者。故曰赤小豆。李時珍曰。以緊小而赤黯色者入藥。稍大而鮮紅淡紅者。並不治病。花似豇豆而小。淡銀褐色。莢長二三寸。比菉豆莢稍大。三青二黃時即收之。可煮可炒。可作粥飯。餛飩餡並佳也。

麻黃湯。麻黃桂枝杏仁甘草也。皆開鬼門而泄汗。汗

泄則肌肉腠理之鬱熱濕邪皆去。減桂枝而不用者。恐助瘀熱也。素問至真要大論云。濕上甚而熱。以汗爲故而止。王冰注云。身半以上。濕氣有餘。火氣復鬱。鬱濕相薄。以苦溫甘辛之藥。解表流汗而祛之是也。赤小豆除濕散熱。下水腫而利小便。李時珍云。赤小豆小而色赤。心之穀也。其性下行。通乎小腸。能入陰分。治有形之病。故行津液利小便。消脹除腫。止吐治痢。解酒病寒熱。療癰腫。通乳汁。下胞衣。產難服之。降令太過。津血滲洩。所以令人肌瘦身重也。吹鼻爪蒂。

散及辟瘟疫用之。亦取其通氣除濕散熱耳。梓白皮性苦寒。能散溫熱之邪。其治黃無所攷據。連翹根。陶弘景云。方藥不用。人無識者。王好古云。能下熱氣。故仲景治傷寒瘀熱用之。李時珍云。潦水乃雨水所積。韓退之詩云。潢潦無根源。朝灌夕已除。蓋謂其無根而易涸。故成氏謂其味薄不助濕氣而利熱也。

傷寒脉浮而緩。手足自溫者。是爲繫在太陰。太陰身當發黃。若小便自利者。不能發黃。至七八日大便硬者。爲陽明病也。

七十八

傷寒脉浮而緩與太陽下篇大青龍湯第二條相同然邪在太陽爲傷寒而見中風之脉則有發熱惡寒之表症此條不言表證者以邪不在三陽也夫緩者脾之本脉故在太陽則浮緩爲中風而有發熱惡寒之表證在太陰則浮緩爲傷寒而無發熱惡寒之表症此陰陽經絡之分也然同曰傷寒脉浮而緩何以別其爲太陽太陰乎但觀手足自溫則知通身無熱矣即所謂無熱惡寒爲發於陰也况脾主四支手足本關足太陰者乎曰自溫則又知非少陰厥陰之四

支厥冷矣。非太陰而何。故曰是爲繫在太陰也。然太陰濕土之邪。鬱蒸當發身黃。若小便利者。其濕氣已從水道而去。故不能發黃也。濕氣已去。至七八日大便硬者。爲太陰復轉陽明。胃實而成可下之症也。此條當細加體認。上半節與太陰篇無異。此以七八日大便反硬。爲轉屬陽明。彼以七八日後暴煩下利。爲脾家實。一症而各陰陽。一源而分涇渭。病情之變化如此。故入陽則爲陽邪。而成陽症。入陰則爲陰邪。而成陰症矣。寧有一定之可疑哉。

陽明蓄血

陽明病下血譫語者。此爲熱入血室。但頭汗出者。刺期門。隨其實而瀉之。漑然汗出則愈。七十九

下血。男子婦人均有之證也。男子必由腸胃。婦人則以經血爲主耳。譫語本陽明胃熱之證。然下血而譫語。則又不同矣。因陽明熱邪煎迫。使陰血損動。經脉乍開。熱邪乘間突入。故爲熱入血室也。血室者。衝脉也。衝脉起於氣街。出於胞中。爲血之海。故謂之血室。且脉要精微論云。脉者。血之府也。五藏生成篇云。諸

血者皆屬於心。熱入血室。則經脉受邪。所以心神昏亂而譫語也。但頭汗出。可見惟三陽之經脉流通。三陰之經。皆至頸而還。營衛不通。則周身無汗。故營陰血分之邪。不得外泄也。期門者。肝之募穴也。足厥陰之脉。起於足大指之大敦穴。終於乳下之期門。從此內入腹中而屬肝絡胆矣。以肝爲藏血之臟。邪旣入血。則熱邪實滿於經脉。故刺之以泄其實邪。所以謂之隨其實而瀉之也。經氣得泄。自當澌澌然邪隨汗出而愈矣。然不以桃核承氣及抵當等湯治之者。仲

景原云。熱入血室。母犯胃氣。及上二焦。蓋以熱邪在厥陰之經。無關氣分故也。

陽明病。其人喜忘者。必有蓄血。所以然者。本有久瘀血。故令喜忘。屎雖硬。大便反易。其色必黑。宜抵當湯下之。十八

喜忘者。語言動靜。隨過隨忘也。言所以喜忘者。以平日本有積久之瘀血在裏故也。前太陽證中。因鬱熱之表邪不解。故隨經之瘀熱。內結膀胱。所以有如狂發狂之證。此無瘀熱。故但喜忘耳。素問調經論云。血氣未并。五臟安定。血并於下。氣并于上。亂而喜忘者。

是也。屎雖硬。大便反易者。以氣分無熱。所以不燥。況血乃濡潤之物。故滑而易出也。屎皆瘀血所成。故驗其色必黑。宜以抵當湯下之。

病人無表裏證。發熱七八日。雖脈浮數者。可下之。假令已下。脈數不解。合熱則消穀善飢。至六七日不大便者。有瘀血也。宜抵當湯。八十一

上四句。所以發疑證之端。自假令以下。方進而推求疑證之實。以見臨證之不易。宜詳審而不可忽也。無表裏證者。言不惡寒而但發熱。則邪不在太陽之表。

但發熱而不潮熱譫語則邪又不在陽明之裏矣。既無表裏證而又發熱其證已屬可疑。其熱邪自有留蓄之處矣。脉浮數爲邪熱在表。然發熱至七八日。量其邪熱已入陽明。即所謂身熱不惡寒反惡熱之證。故脉雖浮數。似有表証未除。亦爲可下之證也。下之則胃中之熱去。脉數可以解矣。假令已下之後而脉數仍不解者。是邪不在胃。與氣分無涉。而在陰分血分矣。若苟邪熱在胃。則熱傷氣分。非惟客熱不能殺穀。且有潮熱譫語腹滿煩躁之證矣。豈能消穀善飢。

邪。或邪不在胃。但虛無熱。則當胃氣平和。亦不至消穀善飢。此因熱在血分。雖不在胃。而人之營衛氣血。兩相交互。環注於一身內外者也。雖以空虛無邪之胃。而胃中虛陽。與血分熱邪并合。則能消穀善飢。故曰合熱則消穀善飢。蓋熱邪留著之處則異。而其熏蒸之氣則同受也。前發熱已七八日。血受煎迫而已內溢矣。靈樞百病始生篇云。陰絡傷則血內溢。內溢則後血者是也。自此而又六七日不大便。則離經之血。瘀蓄不行。故宜抵當湯下之。

若脉數不解而下利不止。必協熱而便膿血也。八十二

言若已下而脉數不解。邪熱已傷陰血而中氣已虛。腸胃不固。既不能消穀善飢。又不能六七日不大便。遂因下後之虛熱。邪乘勢下走而下利不止者。必至以虛協熱。使離經之血。溢入迴腸。即隨下利而便膿血也。如厥陰經之厥少熱多而熱不除者。必便膿血。下利脉浮數者。必圉膿血。況陽明爲兩陽合明之經乎。以此推之。無論陰經陽經。但陰陽之氣偏勝偏虛。即可爲病。無經絡之定分也。

陽明下篇

少陽陽明證治第十三

少陽陽明

少陽陽明者。發汗利小便已。胃中燥煩實。大便難是也。此言少陽入陽明之由也。少陽陽明之證。有陽明之經邪。傳入少陽者。有少陽之經邪。歸入陽明胃腑者。皆可稱少陽陽明。雖兩經之兼證。然論中已有明訓。曰。傷寒中風。有柴胡證。但見一證便是。不必悉具。又申之以禁例曰。少陽不可發汗。不可吐下。若此。則凡

見少陽一症。汗吐下三法皆在所禁矣。若以少陽證而發其汗。且利其小便。令胃中之津液乾燥而煩。是少陽之邪。併歸於胃。故曰燥煩實。實則大便難也。蓋以少陽胆經內藏精汁。出不納。無本經裏證。既不內入三陰。故復歸陽明中土而大便難。既歸陽明。則邪氣已離少陽。而汗下之禁已弛。其治當與太陽陽明之脾約不遠矣。仲景雖不言治法。而但曰胃中燥煩實。大便難。則是與前太陽陽明之亡津液。胃中乾燥。大便難之證無異。其和胃之法。從可推矣。

服柴胡湯已。渴者。屬陽明也。以法治之。全三

此亦邪自少陽入陽明也。服柴胡湯者。邪在少陽故也。無論他經傳入。或本經自感。但見少陽證。即當用之以和解。半表半裏之邪。無他法也。服已而渴。非復少陽證之或渴或不渴矣。夫少陽之渴。熱猶在經而未入裏故。雖渴不甚。但以小柴胡加栝蒌根治之而已。至服湯之後。當邪解而渴止矣。乃服已而渴。知邪已入胃。胃中津液枯燥。即前渴欲飲水之渴。故曰屬陽明也。但云以法治之。而不言法者。蓋法無定法也。

倘雖屬陽明。而少陽證尚有未罷。猶未可輕犯少陽之禁。若竟歸陽明。即當以治陽明法治之。不必更拘少陽法也。邪熱既已歸胃。當審其虛實而治之可也。假令無形之熱邪在胃。燥其津液。則有白虎湯之法以解之。若津竭胃虛。又有白虎加人參之法以救之。若有形之實邪。則有小承氣及調胃承氣湯和胃之法。若大實滿而潮熱譫語。大便硬者。則有大承氣攻下之法。若胃氣已實而身熱未除者。則有大柴胡湯兩解之法。若此之類。機變無窮。當隨時應變。因證便

宜耳。豈有一定之法可立。又豈因久遠遺亡之所致哉。

辨誤 夫邪之入少陽也。或從太陽與陽明傳來。或本經自受。蓋太陽主外而居表。邪氣由此假途而入。在所不免。然未必一定從陽明傳入也。雖云太陽總營衛而主第一層。陽明主肌肉而爲第二層。少陽主軀殼之裏而爲第三層。而其經脉。則太陽之脉行身之背。陽明之脉行身之前。少陽之脉行身之側。雖各有支別。行度而不亂。然其交互盤錯。則有不能必相

離異者。故其受邪。亦必不能按次循序。先後不紊。若云必由太陽而傳陽明。陽明而傳少陽。挨次輪傳。則太少有所間隔。何謂兩陽合明乎。且合病併病條中。不當有太少合併之病矣。更曷爲有柴胡桂枝湯之太少兩解。及柴胡桂枝乾姜湯乎。注家謂風寒皆從陽明而傳少陽。此又云少陽重轉陽明。則邪還陽明。豈知陽明傳少陽者。乃在表之經邪也。故謂之傳經。少陽屬陽明者。乃入胃之腑邪也。爲自經入裏。非惟三陽之邪自經歸裏。皆必入胃。胃實而後可下。即三

陰證中。如太陰症之腹滿時痛。至大實痛者。即以桂枝大黃湯主之。及腐穢當去之類。又如少陰症中之承氣湯急下三條。厥陰證中之下利譏語有燥屎者。以小承氣湯。皆邪氣入胃。所謂陽明中土。萬物所歸。無所復傳之地也。惟此三陰下證。然後可稱重轉陽明。邪還陽明。以既入三陰。理難再返。故曰重轉。若在三陽。不過邪氣入裏。謂之轉屬陽明而已。豈宜膠固其層次之說。而又茫然混稱其爲重轉陽明也哉。

陽明病。發潮熱。大便溼。小便自可。胸脇滿不去者。小柴

胡湯主之八十四

此陽明兼少陽之證也。邪在陽明而發潮熱。爲胃實。可下之候矣。而大便反澀。則知邪雖入而胃未實也。小便自可。尤知熱邪未深。故氣化無乖而經邪尚未盡入也。胸脇滿者。邪在少陽之經也。少陽之脈循脇裏。其支者合缺盆。下胸中。胸脇之滿未去。其邪猶在半表半裏之間。故爲少陽陽明。然旣曰陽明病。而獨以少陽法治之者。蓋陽明雖屬主病。而仲景已云傷寒中風。有柴胡證。但見一證便是。不必悉具。故凡見

少陽一證。便不可汗下。惟宜以小柴胡湯和解之也。
陽明病。脇下硬滿。不大便而嘔。舌上白胎者。可與小柴
胡湯。上焦得通。津液得下。胃氣因和。身濺然而汗出解
也。
八十五

此亦陽明兼少陽之證也。上文雖潮熱而大便反溏。
小便自可。此雖不大便而未見潮熱。皆爲陽明熱邪。
未實。干胃之證。前云胸脇滿未去。此云脇下硬滿而
嘔。皆爲少陽見證。而似差有輕重。以致後人有少陽
爲多之解。然仲景之意。不過互相發明。初無少異。但

訓人以見證雖有不同其理本無二致也。言證見陽明而又脇下硬滿。此證兼少陽也。少陽之脉行身之側。循脇裏。邪氣入經。故硬滿也。不大便爲陽明裏熱。然嘔則又少陽證也。少陽之支脉合缺盆下胸中。邪在胸中。故嘔也。舌胎之狀雖各有不同。而寒熱虛實及邪之淺深。證之表裏無不畢現。智者明審所照。自是纖毫無爽。若熱邪實於胃。則舌胎非黃即黑。或乾硬。或芒刺矣。舌上白胎爲舌胎之初現。若夫邪初在表。舌尚無胎。既有白胎。邪雖未必全在於表。然猶未

盡入於裏。故仍爲半表半裏之證。邪在半裏。則不可汗。邪在半表。則不可下。故可與小柴胡湯以和解之。少陽之經。邪得解。則胃邪去。而其嘔自止。脇邪平。而硬滿自消。無邪氣間隔於中。則上焦之氣得以通行。無滯。故胃中之津液得以下流。而大便自通。胃氣因此而和。遂得表裏暢達。通身灑然汗出而解矣。

上焦得通。津液得下。胃氣因和三句。成氏未悟其旨。故不能解。方氏已知津液得下爲大便行矣。喻氏因之。故曰。旣云津液得下。則大便自行。亦可知矣。而猶

未知上焦得通。胃氣因和之義。故有風寒之邪。協津液而上聚。膈中之說。又多一篇泛論。蓋小柴胡非上焦之藥。因少陽之脈絡循胸脇。邪入其經。故脇硬滿而嘔。胸脇如此。所以上下不通。既得和解。而少陽之經脈流通。硬滿已消。一無障礙。故上焦之氣得以通行。而胃中之津液亦隨氣下走。燥去而大便通矣。胃氣因和者。因大便通而胃氣得和也。即前太陽陽明證中小承氣和胃之義也。前以汗吐下後。又利其小便。雖無大熱。奈胃中之津液枯涸。故成脾約。胃中既

無津液。無以流通。故不得已而以小承氣和胃。及府
仁丸潤燥。令胃和則愈。此以未經汗下。津液無損。故
不必小承氣而後和。但得和解而氣通津下。大便自
通。胃氣自和矣。仲景之文。雖未顯言。然推其詞氣。已
無餘蘊矣。若但舉其所知而遺其所不知。是終未得
其全旨。恐於後學。終無益也。

重編張仲景傷寒論證治發明溯源集卷之六